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發行者 枕戈半月刊
 編輯者 劉豁然

枕戈

第一卷

第三期

◀日五月八年一十二國民華中▶

日十二 日五 期日版出

蔡元培題



本刊每期售洋一角全年
 本埠二元外埠二元四角

枕戈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言論

中國的危機——世界的危機……

危言……

願國人注意熱河——亡國危機懸於眉睫……

▲筆記

異辭錄……

三榆草堂記……

▲小說

長安新夢記……

碧水紅蓮……

▲藝林

遊羅浮……

飛龍引……

宿靈峯南碧霄洞……

靈巖寺……

由靈巖寺步至小龍湫……

鑑園坐有憶……

墊園招飲賦牡丹限江韻……

釋堪以賦牡丹限江韻詩見示並要同作……

呈石遺師……

春至……

離亭燕……

述夢……

初秋月夜感懷……

夏六月十九夜望月述痛……

豁然 天白 明 天 實 天 實 天 谷 盧 天 鶴 天 白 月 子 鶴 亭 子 叔 通 言 子 有 通 言 前 人 有 通 言 秋 岳 釋 堪 楊 史 馮 振 前 人 春 痕 離 然 子 明 美 意

中和印刷有限公司

精印中西書籍報章

仿單銀行帳據專售

教育用品卡片圖章

碑帖畫冊定價克己

交貨迅速如

願竭誠歡迎

上海愛文義路一六九號

電話九一九六六

平林

丁先生

完

變風變雅樓待焚詩稿第二集自存

待焚詩稿第二集後存

師梨閣詩話

▲學生刊物欄

呈郭步陶師

呈天白師

談話會

呻吟

▲學圃

習靜軒筆記

整理積砂藏目錄

說文解字集注

近代新發現之種類

解戈

讀者信箱

陳柱尊

前 人

盧 天 白

盧 成 蘭

劉 子 長

盧 成 春

鳳

天 洪 錄 潭

師 美 意 鈞 計

鄭 師 許

柳 燕 詒

回 也

香港志衲

邵 葦 一

特約記者

前 人

谷月錄編

▲諸雅

老 婚

諧 詩 一

諧 詩 二

減 字 木 蘭 花

諧 聯

▲新聞大事記

明 編

言論

中國的危機——世界的危機

劉豁然

日昨某報載北平來電。謂日俄將有衝突。俄已撤銷領館。結束商業。斯語如信。則日俄之第二次大戰。將即在目前矣。今試就某報所載。推測世界大勢之將來。

自東省淪陷。稍明事理者。早逆料其非以武力收回收決無他望矣。然其他國家之態度。當亦為智者之所重視。國聯自遣調查團來華。幾已明確表示其無助華敵日之可能。而國人於求助國聯之迷夢。亦較往日稍為清醒。其於失望之中。稍可以自慰者。即美俄之助我是也。不圖國聯會議初閉。軍縮會議又開。美為萬眾之目標。自顧不暇。何暇助人。西鄰之援我。國人亦知其無効矣。於是舉國之期望。均集中於蘇俄。冀其奪滿州於日而還之我。乃昨報所載日俄風雲緊急。更使人民忤然屬目於蘇俄之行動。

蘇俄執第三國際之牛耳。以共產政策自強者。其於滿蒙在往日帝俄時代。已具有莫大之野心。無如驕橫虛朽。一戰而敗。遂舉苦心經營之東三省。拱手而讓諸日人勢力之下。今雖國祚已移。主義更變。其侵略之野心則一。其復仇之念則同。所謂傳統的政策是也。今世人或謂其五年計劃。未告成功。不能與日決戰。然坐擁百萬之兵。嘗目睹他人之活躍。見獵心喜。已屬情理之常。況俄日有夙仇乎。不過司丹林之智。豈有不計得失而為者。若戰而敗。自無問題。設戰而勝。逐日人於滿洲之外。又安能舉戰勝所獲。還之中國耶。故俄之勝日。日之勝俄。於中國實無絲毫利益之可言。日據滿洲而益強。俄奪滿洲而益富。二者勝。負姑置勿

論。其奄有關東。皆吾中國腹心之大患。蓋日俄之志。俱有據關東而控華北之勢。非今日莫大之危機乎。然而此固中國之危機。抑亦世界之危機也。

列強之形勢。關心時事者已洞悉之。不待贅論。今略攷其內容。如次。英之內部。已發生莫大糾紛。龐然大物。頗乏聯絡。若一旦有事。甚或至於瓦解。未可知也。美富甲全球。軍備最足。惟作戰須賴人力。不可徒恃機械。今試驅千金之子。與亡命者鬪。拳足未接而氣先餒矣。法之富雖不敵美。然當今全球存金之鉅。彼列次席。且歐戰之後。法人深懼德人之復興而極長大戰之殘酷。使不為時勢所逼而發生戰事。彼亦得過且過耳。况乎意與德方悻悻於其旁。眈眈於其後。彼出而助戰。必先能制德意而後可。意之實力。德之精神。豈法人之遽能逞志者。列強大勢如此。殆天授俄日之時歟。滿州為日俄競爭之焦點。亦我國存亡之關鍵。尤為世界禍福之樞機。俄若敗日。以滿州之富實。附益於其偉大之經濟侵略。中其攫奪世界經濟大權操之一國之手。固意中事耳。日若敗俄。益用其偉大之武力。而虎視東方。太平洋之霸權。國際間之盟主。舍日而莫屬矣。日俄之於世界。所謂鵲蚌相爭。漁翁得利者也。

嗚呼。我國自改創共和。以至於今。屈指計之。二十一年矣。外侮頻來。內亂不止。年來多以國內意見之相持。召外人之侵略。東北之淪陷。何嘗非內訌召之耶。今舉國上下。猶不悔悟。殆將為日人之鵲蚌。而舉世界將又為日俄之鵲蚌矣。然而今之日俄相持。亦鵲蚌也。若吾國同胞。及今發憤。協力以圖強。我為東方之漁翁。亦安見其不可耶。

危言

天白

大世界之危機——新戰國之死病

赫胥黎曰。優勝劣敗。強存弱亡。仲虺之語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天演公律。中外一理。世不知戒。而危亡相踵者。何哉。語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六國之將亡也。識者謂爲死病無良醫。苟危而不知其危。病而益諱其病。所謂雖有扁鵲。不可爲也已。今之世界。舍野心之俄與日似戰國之秦。強項之德與德似戰國之趙而外。上焉者兢兢持其固有。若不克保。似戰國之齊。其次者外強中乾。崩潰已兆。似戰國之楚。其下者一息奄奄。無生人之氣。似戰國之韓。然而韓魏者戰國之樞紐。韓魏不滅。六國不一於秦。彼齊楚燕趙無事之國。其勿坐視韓魏之亡。而爲無道秦造大一統之機會也。噫。

願國人注意熱河——亡國危機懸於眉睫

明

暴日不顧世界之公論。悍然攫取我東北。已十閱月矣。國人所朝夕引領以冀者。不外乎國聯代我交涉歸還也。蘇俄或美起而相助逐出日人於遼吉黑之外也。然茲二者。今恐俱成泡影矣。遊山玩水之國聯調查團。日人既不能受其勸告。悻悻然反旆北平。固已無能爲力矣。所希俄美爲纓冠被髮之助。尤如海上神山。山色在有無中。僅吾人之片面幻想。即俄美能仗義興師。聲罪致討。亦將取東北以償其費。則東北何能復爲我有。且蘇俄素用其狡猾之手腕。彼方盤馬彎弓。靜待列強之交關。而坐收漁人之利者也。若美固嫉視日人之強悍。不欲失太平洋之霸權。然其於俄之陰謀。亦未嘗不洞若觀火。蘇俄之新五年經濟政策。一旦告成。則美之工商業。俄人皆可取而代之。此亦美之所慄慄深懼。夕惕若厲以防之者。必不肯輕於與日開釁。假俄人以時機。而促其成功。國聯之勢如彼。俄美之態如此。日人知之審矣。故攻我熱河。窺我平津。意圖一舉而將我華北領土。劃入其大日本之版籍中。危機已迫。岌岌乎殆哉。前所望救於外人者。今既已盡失其所

恃矣。何乃國人處此危急存亡之秋。猶泰然漠然。鎮靜若無事。然不圖一自決之策。以救今日剝膚灼目之災。誠不知其用心果何在矣。當九一八變之初起也。舉國上下。尙知奔走號呼。認爲莫大之恥辱。迨一三二八之禍踵至。羣情怒沸。靡不攘臂奮髯。願手割仇人之胸而後快。若是乎吾國勃勃猶有生氣焉。今者熱邊告急之電屢至。東南上下。除電促張學良出兵救熱外。未聞政府有何作戰之準備。國民有何同情之援助。且日人之未能使整個東北忽焉淪亡。尙存一線之生機者。全賴我義勇軍之牽掣。此應爲國人之所共知。東北義軍。在此十閱月中。張空拳。禦強寇。猶能展轉應戰。不稍屈挫者。賴有熱血青年。愛國壯士。忠義果敢之志氣不撓不屈之精神。有以持之也。然恃此塞外孤軍血肉之軀。擧暴日大炮炸彈之攻擊。徒多傷國士耳。欲其長此不敗。寧尙有冀也。且東北地多大陸山原。日艦之威力所不能盡達。即日機亦失其航空母艦之根據地。正可乘其短。蹈其瑕。而伺其隙。相持既久。彼勞師費餉。東顧三島之人士。必憤其軍閥之好戰黷武。勞民傷財。起而議其後。則彼國將有大內變發生。安暇外顧。失地之收。可坐而待也。今國人舍此不圖。視東北同胞處於水火之中。而作壁上觀。喪東北數百萬方里之土地。而輕若敝屣。所謂六國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得隴望蜀。及階升堂。東北之後。繼以熱河平津。甚而長驅東南。大江豈能限彼馬足。我國不淪胥以亡。日之侵略將不止。吾人舍遁逃歐美。寄身異域而外。則惟有作大日本之順民。聽其宰割而已。亡國之慘。印人韓人肯飽嘗之。彼即吾前車之鑒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傳曰。若不早圖。後將噬臍。吾人不能於未亡之先。作自決之奮鬪。若欲於國土既亡之後。雖有哲人義士。如印之甘地。韓之安氏。亦將老死囹圄。無救於既亡之國運。徒遺歷史上可悲可泣之事績。

而已。故吾鄭重申言者。國人今日勿以熱河戰事。遠在塞外而忽之。舉國同胞。一致注目。且亦憶日人。於滬北退兵之際。有八月再來之說乎。今將其時矣。我東南人士。幸起而圖之。

筆記

異辭錄(續)

天津

本朝世祖親政。則奪攝政王爵。聖祖年長。則罪四輔。仁宗繼業。則斬和珅。文宗即位。則退穆相。兩太后垂簾。則誅三奸。醇王攝政。則逐項城。一朝天子一朝臣。幾爲向例。恭忠親王爲攝政王。不及四載。至同治四年三月五日。編修蔡壽祺疏劾王。擅權納賄請速治。兩宮召見商城長峯兩相。朱桐軒萬青黎兩尚書。吳竹如王小山兩侍郎。桑柏齋殷譜經兩閣學。議治王罪。兩宮言王目無君上。妄自尊大。且云惇王在熱河。曾言王欲叛。又出於壽祺參本之外。更有背景。時值同治中興之後。諸臣守正。不敢唯阿。上怒稍霽。商城請查實據。許之。越二日倭相等會議於內閣。召壽祺質正。摺內挾重資而內膺重任。善資緣而外任封疆二語。壽祺指出薛煥劉蓉二人。供稱聞之給事中謝增。及賈誼增。增言未有所聞。且未曾告人。壽祺俯首無詞。薛煥猶追問。不肯息事。諸臣勸解。始已。未幾。奏明白回奏。言起自艸茅。未趨朝闕。親貴之臣。不識一面。樞密之地。未達一絨。請嚴密誣枉根由。壽祺以是降級。其後終身不用。恭王雖受裁抑。無復議政名目。然仍值樞府。屢蹟復起。克保令終。較之前朝重臣。則有幸有不幸矣。先文莊於散館授職後。奉旨往李相營中。酌量委任。壽祺昏曠。於朝報亦未之悉。其條陳軍營濫保疏中。波及先公

。言庶常投效軍營。保舉留館。實爲取巧云。當時以事實不符。均未措意。及先文莊贛撫入覲。遇壽祺於江西公宴。調之曰。某散館授職後。卽奉命出征。在本衙門日淺。於諸前輩多未奉教。壽祺不置。壽祺時已衰邁。落托無復人形。唯唯而已。

惇王如生於乾嘉承平之日。亦賢王也。文宗雖勤政事。高幾之暇。頗耽逸樂。王心弗善焉。及洪秀全之亂。蔓延不可收拾。朝野咸懼。王悅曰。非此一震。選色徵歌。未知伊於胡底。殷憂啓聖。正斯時矣。文宗崩於熱河。恭邸獻計兩宮。謀誅三奸。皆重臣也。王斥爲叛。及恭邸得罪。王力爲調護。穆宗無祿。謀繼統者。兩宮諭立惇邸之子。王獨陳正義。時論尤以此多之。王性躑直。而治事不若恭醇兩邸之敏。故同一懿親重臣。不獲參預密勿。子端王不克負荷。助匪釀亂。王遂斬祀。惜哉。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四日。穆宗龍馭上賓。年僅十九歲。前十日。已屢瀕危殆。宮中議立皇嗣。而文宗無他裔。宣宗諸王孫皆少。無生兒者。貝勒載治。宣宗長男隱志郡王之繼嗣也。有二子。幼者曰溥儀。生甫八月。召入。未及立儲。而上已晏駕。乃止。宮庭隔絕。莫能詳也。次日。兩宮召見內廷行走。御前。軍機。內務府。王公大臣。弘德殿行走。南書房行走。諸臣與焉。奉欽皇太后問曰。皇帝賓天。天下不可無君。孰爲宜。皆伏泣不知所對。孝欽皇太后目視恭邸而言曰。亦許其爲之。恭邸痛絕於地。孝欽皇太后復徐言曰。汝不欲任天下之重耶。其令奕訢之子入嗣。醇邸亦昏絕於地。惇邸進言曰。然則今上不爲立後耶。兩宮如弗聞焉而入內。二王仍昏踏不興。內監扶置板上。昇以出。其後榮文忠公語人曰。醇邸誠長者。聞其子立爲帝。中途輒欲自起。余掣其衣。方已。恭王罷政。醇邸隱執朝綱。果以榮文忠事已不如事其弟。心滋不悅。外放爲陝西西安將軍。久而始歸。旗人居京者。專事修飾。衣冠齊楚。視爲重要之務。迨出都門。無

可講習。放弛日久。歸時行裝不免減色矣。文忠服飾。脩短合度。容儀之美。冠乎等輩。西征之役。雖留滯數載。及返都門。仍還舊觀。在當時亦以爲一絕。

戊戌。常熟放歸。是日有旨先令其待於外。常熟私付。不過如甲申之屏出樞廷。甚至開去各項差使而已。詔下。捧而流涕。蓋以師傅之尊。等於斥逐。不稍予以禮貌。誠出人意外。丁未。善化放歸。適當夏令。樞廷諸臣。來時稍早。皆釋冠帶。室內憩息。詔自內下。衆方趨視。善化學問本高。年力正富。略爲觀察。一覽無餘。旋即束帶整冠。入內謝恩。趨而出。無一語。戊申。項城放歸。是日。樞廷散直。攝政王復召世張二相入內。出詔旨。初更嚴厲。世相力爭。僅得開缺回籍。項城奉詔。面色皆赤。強作猶笑云。天恩誠厚。時孝欽顯皇后之喪。仍在宮中。先帝奉移觀德殿。項城時爲恭辦喪禮大臣之一。輪日值宿。忽念及此。曰。今當直。奈何。世相曰。吾爲子往。項城半跪謝之。乃出。爲歸計。聞其家人恐有後患。力勸爲外國之行。項城意不之動。家人長跪許久。號泣隨之。乃以電話召張鎮芳都轉至京議之。爲籌費斧計也。談至經夜。翼日。與乘津奉車至天津。都轉在一等車。至城站下。項城微服在三等車。至老龍頭車站下。寓利順德飯店。使都轉在往見直督楊文敬。無他意。乞資而已。都轉尙未言及來意。文敬聞項城至。大驚曰。渠奉旨回籍。胡可以來。若然。必以上聞。都轉不復言而去。文敬以告其幕客。客或曰。雖然。必往慰之。毋令憾我。文敬遣其子往。而都轉之言已先入矣。楊袁由是不睦。項城旋得趙智庵楊杏城兩侍郎電話。促其速返。乃還京就道。三公之出樞廷。情事相同。而處之不同如此。

兩宮西狩。岑春煊制府爲陝布政。以師勤王。扈蹕入陝。至山林險阻輒下騎。身衛鑾輿以行。夕則披裘臥於行宮外舍。慈眷頗隆。擢撫山西。移督兩廣。朝廷倚之以鎮南服。拳匪之亂。兩

宮倉卒啓蹕。長白榮文忠公不及扈從。慈聖於途中見武衛軍潰狀。怒曰。恨行時未殺榮祿。項城時爲東撫。於亂軍中。述文忠所在。資助以往西安。且百計經營。爲解深宮之慍。及文忠秉政。項城任直督。內外允協。文忠卒。慶邸代之。時慈聖春秋高。恣爲娛樂。好貢獻。慶邸宗支稍遠。恃其婦女四格格者。供奉內廷。以固其寵。歲費巨億。竭其祿俸所入。兼廣納貨賄。猶乏於用。項城乘間與之交結。月有貢品至京。珍寶奇巧。盈於慈甯。宮門內外。咸受導行錢。譽聲日起。朝廷大政。咨而後行。任用之專。比於往日勳舊。項城大練六軍。取朝旨。使各省助餉。擴招商電報兩局於武進盛侍郎之手。以利交通。收永平七屬鹽利於官。設天津銀號。試行公債。以通有無。挾勢斂財。因財助勢。名震中外。時樞府六人。自慶邸而下。定與善化皆先進。蒙古榮尙書。入樞廷。得項城力。長白鐵尙書。以練兵處舊屬而躋顯貴。慮變。常有同異。東海徐尙書。舊爲項城椽。汲引以升諸公。畏人言。亦稍自別。時北洋威力日逼。樞臣無能與抗。疆吏中惟西林在粵有重望。與項城埒。粵中多盜。治以重典。彈劾不職。動輒數十人之多。人人畏懼。粵海關書吏周某。賂奔動。得使節。立捕治實法。同時拜疏。請重樞臣之祿以愧之。時慶袁相比。惟憂西林爲梗。政府諸公。處覆巢之下。轉危爲安。亦惟西林是冀。臨桂于晦若侍郎。入都議憲政。見善化。以意私焉。善化欣然從之。西林以密電書本爲贈。二人之交自此始。會議憲政。輿情不協。南城言路。彈章相繼不絕。項城稍絀。官制改革之後。樞廷惟留慶邸善化二人。項城見之。益有協以謀我之懼。自講開去八項差使。居恆不樂。經冬足不下樓。而不請客。時東三省事益迫。楊杏城侍郎說之往東。項城心頗動。適慶邸疾。求醫於北洋。項城使段香巖統制。偕醫來。日伺於邸側。於是慶袁交益加密。項城意變。西林雖至。無能爲矣。

慶邸當國時。京津道上有赫赫紅人。曰董柳莊者。名遇春。相傳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門役老董之子。世襲其事。無案可考。莫知其詳也。時遇春甚顯。奔走於勢要之門。善於迎合諸貴人之意。為廣交要路。動以萬計。因之連捐帶保。至直隸省候補道。一時大僚。有以裁缺而反得高位者。有以陞任而日進不已者。有不論階級而速化者。有以廢員而破格起用者。皆緣之以進。聞一次納費多至二十萬。少則十萬。其陸續費用。亦至十餘萬數萬不等。其他萬千以下之數。道府以下之官。更僕難數。遇春以此博得慶邸歡心。愛之重之。在其他親友之上。偶聞遇春言慶府事。較為詳細。特是遇春非讀書人。語無倫次。必以意會之。光緒三十三年。西林馳入京覲見。彈劾慶邸。慶鬱鬱不得志。有慰之者。輒歎曰。今關情於余者。惟楊杏城董柳莊耳。楊侍郎聞之。報報然有愧色曰。余與董柳莊等耶。遇春曾得罪于項城。故雖具此神通。不能得志。相傳項城微時。與遇春約為兄弟。偶值乏時。尙賴其資助。戊戌八月。項城護理北洋大臣詔下。遇春方飲於侯家后妓院中。聞有是命。大喜曰是我兄也。又嘗假我有百金。其隔座中聚飲者。有項城中表劉燕年提軍在焉。以告項城。項城惡其妄言輕威。如陳王之於備耕故人。銜之甚至。武衛五軍成立保案。聶軍奏保遇春以直隸州知州俟補。項城附片劾其身家不清。現充號房。號房者即門役也。榮文忠公在樞府。面奏號房董某非遇春。袁世凱誤也。附片遂留中。項城益驚歎其能力之大。不說愈甚而無如何也。其後項城權重。時把抑之使不得進。故遇春落拓如舊。惟怨當時權要。會由彼進身者。既貴之後。不為己援。而不知其終身否運。由於一時酒後之狂言也。

廬江凌氏三榆草堂記(續)

實符

堂中庋舊書滿架。碑帖數篋。瓦鼎。銅餅各數事。硯一。琴

一。圍棋一。古劍二。盆花五六色。上懸三榆草堂木額。字為蜀人李範之道尹所題。中挂桐城徐赤城先生標乾隆辛酉所繪陶淵明桃花源圖一幅。左右聯二。一為長沙陳慎登進士贈。文曰。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橡飯善羹樂在其中。一為鳳陽高亞賓教授贈。文曰。三秀採山重嶺中散養生論。榆錢落地好讀郭駝種樹書。東廡上懸。先東岑明經伯高祖乾隆戊辰所繪孟浩然踏雪尋梅圖一幅。西廡上懸。先右之奉政叔祖同治庚午所繪歐陽子方夜讀書圖一幅。左廡懸條屏四幅。為盧通城姻伯所贈。詩曰三榆晚景愛三餘。豈為耕田為讀書。彭澤歸來猶栗里。南陽高臥亦茅廬。門前柳色青依舊。牆下桑陰綠自如。不慣折腰甘抱膝。今人奚讓古人居。又曰。昔聞書屋有雙松。新闢園林路幾重。曲水猗猗瞻菉竹。遠山冉冉對芙蓉。歸田息影襟懷澹。把酒論交意態濃。我亦城南聊市隱。青氈舊物笑塵封。右廡懸條屏四幅。為徐上蔡世兄所贈。詩曰松篁繞宅水周村。崑嶂浮空爭一門。綠野清風枕鶴夢。青溪喬木托雲根。那堪天地看提劍。惟許疏狂獨對樽。卻羨耆英重份社。向平夙願及羣孫。又曰吾愛先生春氣多。主人北海客東坡。於斯益見養生道。在處忻逢擊壤歌。放鶴林逋忘世變。尋僧賈島趨巖阿。同遊謂我風塵慣。此意於公究若何。項明經中表亦有七律二章云。隱居幽邃隔桃林。水繞田環曲徑深。門對芙蓉青冉冉。村濃樹木綠沉沉。架盈書籍樽盈酒。庭有梅花机有琴。終此徜徉遂願養。獨彈古調待知音。草堂日影春暉永。新築園林漸整齊。階下芝蘭欣繞膝。門前桃李已成蹊。嘉賓戾止談驚座。野老相逢話隔畦。鑿鑿精神幸猶昔。矚看三鳳姓名題。其他邑中耆宿如鄭尉氏張南海孫處長馬司長諸姻丈均各有題跋。先君子每於督耕課孫之暇。常誦仰嘯歌。焚香獨坐。或手執劍南詩集一篇或默誦聰訓齋語及求齋日記以自遣。著有誦齋樓訓子詩十章及澄園語萃一卷待刊。

(未完)

小說

長篇小說 長安新夢記(續)

版權保留
請勿轉載

盧天白

第四回 風雨滿城乍與黨獄 關河曉日獨作征夫

却說邦傑瓊英慌忙出了塔門。站在臺階上面瞧時。只見塔下亂烘烘的一大羣人。七嘴八舌的議論。阿敏兒却夾在人羣裏頭。指手畫腳的嚷。一看見邦傑。便從一個高胖女人胳膊下邊鑽了出來。碰疼了她。罵着。要趕着打阿敏。阿敏也不管。一直跑到台階跟前說。少爺。不好了。城門關起來了。你看他們大家。都是不能回城去的。邦傑急問道。爲着什麼事關城。阿敏還未答言。瓊英插着問道。小姐們那裏去了。阿敏方說道。小姐們現在觀音堂裏坐着。叫我趕忙來找你兩位老人家。不料一喊就出來了。瓊英道。我們到他們那裏去罷。大家一面走。阿敏一面告訴道。寺裏的小和尚從城裏買東西回來說。城裏有許多大兵。扛着鎗砲在街上走。剛出到城門邊。城門便關起來了。邦傑道。沒聽見爲什麼原因麼。阿敏道。我沒聽見。我去問那小和尚。說着便跑。瓊英道。不要跑開了。我們去找着小姐們要緊。阿敏便引着邦傑瓊英。曲曲折折。穿過松陰菊圃。走到佛殿後面。有三間小小精舍。簷邊挂着一方朱紅金字橫額。便是所謂觀音堂了。裏面坐着好幾位時妝盛飾的女娘。大概都是城中閨秀。一個個粉面上都有憂惶之色。小碧站在門首。看見他們三人來了。便向裏面跑去報道。好了。他們來了。春雲玉纖便迎了出來。大家站着聚議。還是大家趕回城去。還是先叫人去打聽回來再說。瓊英道。我家爹爹胆

子素豪。倒不要緊。我只怕舅父舅母惦念。春雲愁蹙着雙蛾道。怎麼好呢。邦傑道。我命敏兒先跑一跑回來。再接你們。春雲一把拉住道。你快不要走開。你走開。我們更沒主張了。瓊英道。表弟去探看一回。倒不要緊。這裏離城不過十幾里路。好在到現在還沒聽見有鎗砲聲。大概還沒有軍事劇烈行動。沒有流彈。是無危險的。正說着。只見又是一羣婦女擁進來了。廟裏老和尚領着上前。一面道。大家在這裏歇息一回罷。聽說是關城捉拿革命黨。恐怕今天不見得開城了。瓊英悄悄向邦傑道。如果是捉黨人。難保不誤會到學生身上。表弟還是不去的好。邦傑便差阿敏到城邊打聽。還有許多關心城裏頭事情人。一陣兒去了。到了夕陽西下。阿敏還沒有回來。別的探聽的人。倒回來了。說城門今天不開了。城裏頭放了好幾排鎗。殺了好幾個人。聽說洋學生捉了不少去了。邦傑等聽了。更是著急。春雲罵著小碧道。我本來不出城的。就是你這小蹄子。早早晚晚攪擾要逛雁塔。這一逛回不了家。不知老爺太太在城裏頭怎樣的著急呢。罵得小碧又羞又急。差不多哭出來了。瓊英拍著春雲的肩膀子笑道。妹妹你著甚急。罵她有什麼用。我們大家不都在此麼。玉纖也笑道。春姊姊。你平日笑我胆小。你今天爲什麼著起急來了。春雲也禁不住笑道。我知道你有人保護跟著。是不怕的。瓊英道。表妹。這話可錯了。難道我們自己就不能保護自己麼。剛纔要是表弟走開了。我也可保護你的。春雲笑道。你狂什麼。你還要人保護呢。玉纖笑道。春姊姊。過足的。到底文弱的多。連塔也不敢登；跑起反來。可是有點累贅。春雲正要回答。只見阿敏回來了。滿頭是汗。跑上前道。少爺。不好了。城門是不開的。我跑到城牆背靜低場所在。想趁空躡上城去看看。只見有許多逃難的人。拎着小包袱從那裏跑了出來。問他們。都說道。大學裏頭學生。都殺光了。武將軍還要派大兵去到外縣去打洋學堂呢。我一聽見。我也不敢進去了。春雲

罵道。這小子真沒用。人家能出來。難道你是個學生。爲什麼不敢進去。進去也好看我們家裏。給老爺太太通個信。瓊英道。我想學校就有什麼嫌疑。也不至於全堂殺盡。就是捉拿黨人。也是要依法訊問。不能照打仗一般格殺勿論的。武將軍就是野蠻。總還不至於此。表弟本來是醇謹一路人。大概還不至於有什麼問題。至於派兵出城打洋學堂的話。更是無稽之談。我看表妹表弟。都不要發愁。大不了今晚在這裏借住一宵。明早大家便可回城。好在這裏還有許多人家內眷。我們就在此。也是不妨的。大家聽了瓊英的話。很有些道理。只得將就些在觀音堂裏住下了。住禪房的男客也滿了。邦傑只得帶了阿敏。在佛殿蒲團坐了一夜。這夜星月交輝。碧天如水。佛殿丹墀下秋海棠冠花叢裏寒虫。一陣陣的叫得淒淒切切。邦傑心中念著父母今夜在家。不知平安與否。不知如何惦念自家。此時倒有些懊悔。不想遠適異國。離去衰親。預備天色一亮。與瓊英見面。將臂上珠鐲還她。做個侍奉高堂的孝子。等待父母百年之後。再去實行壯志不遲。正在想著。只聽見阿敏嘴裏頭喊道。小碧。你死得好苦呀。邦傑聽得駭然。要問他時。只見他一隻哈巴狗兒似的跪臥在一個蒲團上面。兩腿伸在地上。呼呼的鼾聲不止。那時佛殿上又只有邦傑一個人醒著。佛前琉璃燈半明不滅。照著幾幅長幡。搖曳的宰綠作響。這一片淒淒冷冷的景象環繞著。不知不覺的毛髮直豎起來。幸喜邦傑平日歡喜研究哲學。很有幾分信仰如來。抬頭望著佛像。雖是燈光朦朧中。却還覺得我佛的莊嚴靜默。邦傑的方寸間許多顛倒恐怖。一瞥間銷滅無痕。自然而然的打一個稽首。念了一聲佛。便在蒲團上坐下。也就冥然入睡。到了曉鐘敲動。驚醒一班宿客。邦傑只覺得頭項腰背。微微的有些發痠。便起身走到後廊。做了幾段體操。阿敏兒也出來了。也胡亂跟著做了些伸臂彎腿的姿勢。邦傑瞧著。倒笑起來了。只見那觀音堂兩扇小小的紅門。還是寂

然雙閉。邦傑無精打采的。重復到佛殿上。看著一大羣和尚。披著袈裟。手裏敲著清磬木魚。口中念著梵音。一起一伏的在佛殿中間禮拜。邦傑心中也不覺肅然致敬起來。便又想起他母親天天的早課。自從出娘胎到現在。從沒有一天離過父母膝下。天天早晨等候著他母親念過佛經。父親點過幾頁春秋三傳註疏。或者史記五代史之後。方纔吃點心。去上學。昨天爲了登高。關在城外過了一夜。恐怕父母一夜也沒會合眼。今天早上。母親還焚香念佛不會。正想到這裏。只見小碧蓬著頭髮。匆匆跑來道。表小姐請少爺。邦傑一聽。便摸摸自己頭髮。拿手絹拭拭眼角。整整衣服。便跟著小碧。向觀音堂來。阿敏兒站在後廊。靠著柱子發呆。邦傑道。你還不關照車馬。預備回去。發呆做什麼。阿敏方纔趨趨著出去。還回頭怔怔的望了一望。邦傑見瓊英髮雲未整。眉黛還青。別有一種幽媚宜人之態。玉纖春雲也都起來了。在一處站著。當然那珠環是不便珠還了。瓊英好半晌問邦傑道。表弟。你在佛殿上不涼麼。春雲插嘴道。我們在這屋裏。擠得還覺有些熱。真正是受一夜罪。玉纖道。我姊姊倒也坐了一夜蒲團。還未說完。瓊英接著說。我因爲擠著睡不舒服。所以纔坐蒲團。只是半夜後。却有些寒浸浸起來。你殿上不更涼麼。邦傑正要答時。只見阿敏兒如飛的跑來喊道。少爺。我家老爺和姑老爺來了。邦傑大家又喜又驚又疑。慌忙迎了出來。

(未完)

碧水紅蓮

谷月

北四川路的底下。江灣道的頭上。不是有一個虹口公園嗎。本來公園的生活。是鼎盛於夏季。到了冬季。雖也照常有人看住門。已不過算是應個景兒。何況在廢歷新年的前幾天。朔風緊吹着。白雪飄飄的。還有誰要到公園裏去哩。

大家都在忙看要過年。一陣陣的迎湊新年的熱鬧聲。已漸漸

的緊張起來。好像是十九罷。那一天的早上。老天突然的下起大雪來。不到兩箇鐘頭光景。全上海（也許是全世界）都被大雪籠罩起來。抬頭一望。遍地都是白銀。積得也有兩三寸厚了。繁華燦爛的不夜城。立時寂靜。除非街頭個把巡捕。和幾個爲生活而掙扎的黃包車夫外。怕再也找不到一個人了。不夜城立刻掛了重孝。無論你高樓矮屋。一致的掛白致哀。悠悠的蒼天。對着我國疲苦的民生。危險的前途。也好似含着無限的哀悼。這時候。大洋房裏。間間都藏着火爐開着熱氣管。而量入爲出的小民。祇好搓手送到嘴上去呵呵來取暖。至于街頭的車夫碼頭上的苦力。他們仰望着蒼天。俯視着白雪。「咳。白雪好像銀子」。他們這樣他互相告訴着。

章德霖不是一個大學生而失戀的嗎。他自從她（她是誰）出嫁之後。便關起門來。住在家裏飲酒賦詩。度他的無聊歲月。每聽到她自京裏回來。必定寫一兩封信去。或是用自己的名字。或是借用女同學的大號。左右是報告自己生活狀態。想從間接的傳遞。博玉人的衷心。情癡咄咄。含意綿綿。雖沒有回信。可是從女傭的嘴裏。可以推測她的心。可惜侯門似海。無緣一面。即使如賈寶玉之重遊幻境。雖逢仙子。亦唯有徒羨鸚鵡能言啊。他這一天獨坐在書桌上。默計着自己的信。昨天該到了。可恨今天大雪。不然去找吳媽。看看她到底作何態度。他反覆的在思慮著。腦海中忽沉忽起。如夢如醒。恍恍惚惚的回憶到中山道上那一夜的情景。他不禁的拍了一下桌子。大罵「何物老賊。敢污玉人。」拍得太重。震翻一個茶杯。杯中的水飛濺到電爐上。嘶喇喇的響。門口的電話聲音。又接連着來了。他也不暇顧慮到茶杯。連忙跑過來接電話。他祇聽了嬌滴滴的輕輕幾句。問「是德霖吧。」他回說「是的。」電話中人急急的說「你不是幾次要見我嗎。你現在趕緊到虹口公園去。在湖旁邊的大樹林底下等我。」接着電話就斷了。

這几句话驚醒了德霖。他看看窗子外雪已停了。他連忙叫部黃包車。跳上車子。也不遑論價。指着他教他到虹口公園去。在一條蛇形似的北四川路上。一輪包車。破着積雪向前飛進。車夫在飛奔當中。反得到些暖氣。脚步無形中又大些又快些。所以不多一會。便到了公園。園中寂無一人。他大踏步的向荷花湖邊走去。找到二年前同坐的椅子。他從西裝中掏出一塊手帕。微微的抹去些雪。便和着大衣坐着。她還沒有來。他望望直徑大道。在疏稀的枯樹中。看見他心目中的玉人。撐着一把金黃色織着蝴蝶花的傘。也很快的向着這邊走來。她尋着他皮鞋的印子。望着樹林的中央走來。他看見她。連忙站起來迎她。看看她的臉面。似乎比前丰潤。薄薄的抹些胭脂。略帶了些桃花色采。映着這遍地白雪。愈覺得嬌豔非常。他倆相對着。默默無言。終于他執着她的手用衣角擦了椅子上的雪。讓她坐了。她穿着很厚的大衣。翻起領子。一陣陣的朔風吹得她索索的抖。他傍着她。把自己的大衣替她擋住風。她被偎在懷裏。覺得比較起來要暖些了。德霖的心。從她的知覺試驗出來。也跳得很利害。他倆這樣子的偎傍着。約摸有一刻鐘的左右。他慢慢的發言說。林妹妹啊。我不圖尚有今日。林聽了這句話。也不覺十分淒傷。他看着這蕭疏的情景。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妹妹。」繼續的說。「你記得二年前的夏天晚上。我和你坐在這裏。說月亮圓圓的時候嗎。你總還記得。你說月亮圓的時候好。缺的時候多麼傷心啊。你現在好似八月十五的月亮。圓得和鏡子相似。你那還計及我的苦處啊。」他說的話。句句提起她近日的情感。她不禁流淚了。滴滴熱淚在德霖的臉上寄生着。包含着無限的幽痛。仿佛當年有一個月夜裏。他倆在顧家宅公園的假山林裏共話的時候。現在冰天雪地當中。倚傍着個把鐘頭。耳邊的朔風凍了遍地的銀海。凍不着那交流的熱淚。那一天公園口分手。互祝將來。分道揚鞭的時候。熱情豪氣。不減乎易水飲別的情景。

德霖很惆悵的回去。又過了幾天無聊風月。天天早上看看報紙。也漸漸的注意時事起來了。他覺得近几個月來。簡直太潦倒了。遼東失陷。絲毫沒有高呼抵抗的興致和抵制日貨的成績。心裏又是慚愧。又是恨。那曉這兩天。上海又吃緊起來。咳。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他憤慨似的嘆了一口氣。風聲一天緊一天。幸而和平條約簽了。他才放下這天大的心事。看着報說了一聲慚愧。那曉得那天晚上。條約允許了的晚上。日本矮子帶了火炮機關槍。衝到閘北去。噹噹拍拍拍拍的聲音。從十一時起。便徹夜不絕。全上海的居民。都從好夢中驚醒。德霖的老子。連忙把文監師路的老家。搬到法租界××路去。打打打。天夜夜不斷的槍炮聲在互相對打。報紙盛傳着驚人的消息。所有的居民。都人云亦云。嚇得紛紛逃跑。登時把毗連華界的特別市北區居民。跑得乾乾淨淨。德霖懊悔前次未曾爲國家效勞。這一次有了義勇軍紅十字會等種種的機會。他便時常光顧到戰地上來。幫着送信啊。扛屍首啊。抬傷兵啊。他一方面有感于十九路軍抗日的英勇。一方面有動國民負國家責任熱心。很勤苦很耐勞的持久的朝下做。一些些都不懈怠。據他告訴人說。有一次他到八字橋去扛傷兵。他看戰壕和防禦物上的彈痕。他佩服十九路軍的抵抗力偉大了。據前一個一個的洞。大的總有洗面盆大。小的也有茶壺大。房屋都被砲火毀滅一空。舉目盡是灰堆瓦礫。戰地上的戰骨。差不多無地無之。屍首有時候也積成堆。參雜在瓦礫之中。爲未死的健兒和大中華民國的保存無上光榮。這一下子淞滬大戰。所有的偉人。都着急非常。本人和家眷。當然是老早用專車送走了。這一下子把個德霖弄得傷心極了。他每天往來。經過×公館。遙望着四樓紗窗緊閉。知道風去樓空。連心腹畢媽。也不知道那裏去了。天氣一天一天的熱起來。公園的生意又興隆起來。法國公園玩得着實有些厭了。戰後的虹口公園。聽說已經開放。他也不畏

懼長途跋涉。來到這境異時遷的公園。看門的矮兵。直挺挺擊着槍。驕傲的向遊人看着。還好似帶些卑視的面孔。他急竄過園門口。向着荷花湖走去。老遠的清風風吹來一片荷花香。夕陽斜照在紅荷花葉上。映成一種金黃色畫圖。一片的青草地上。也好似有些斑斑點點的還帶着戰士的血跡。牠祇可以代表上海戰爭的殘酷。不足以跨躍人類的。碧綠的湖水。映着赤紅的落日。風清波靜。湖上的紅蓮花映在湖底下。好似托着太陽一般。四圍都是金黃色的天空。這一幅倒影。真是一幅絕妙的圖畫。那夕陽漸漸的西下。天黑了。平靜的湖水。再也映不出這樣好的景緻了啊。

藝林

遊羅浮

鶴亭

少壯燭之武。無事居人上。巍巍飛雲頂。但作神山望。橫空鐵橋尊。對壘石樓壯。我從佛子叻。乍見東南曠。逶迤入石洞。偃去牛誰放。逃開榛莽中。怪石各異狀。猶餘九天松。寂寞相讓。(九天觀爲南漢離宮至頽敗)降王事已矣。今古一惆悵。冲虛枕朱明。稚川舊靈窟。至今丹竈泥。云足起廢疾。銅龍失其三。銅魚尙存一。萬口黃野人。俗語丹青實。本來鷄犬犬。尙有登天日。未訪留度詞。點竄入吾筆。離離石澗上。萋萋致叢密。鏡湖不可求。勾漏儘容乞。

延長既已廢。花手亦就荒。獨餘寶積寺。尙有殘僧廊。紆回二三里。林壑殊青蒼。耳聞鷓鴣啼。心覺草木香。啞虎定何處。似伏巖岫旁。(寺後有伏虎巖)酌我長泰泉。坐我東坡牀。蕭梁與趙宋。過眼成飛霜。萬事不干卿。我謝池水涼。

飛龍引

子言

壬申四月十七夕。白龍光照滬濱城。我時聞聲急出視。已隱雲際猶分明。蜿蜒踴曲一鉤玉。是誰招破青天痕。龍兮胡不從風雨。出沒隱見呈殊能。象按之說勿復道。取象大易宜何徵。

宿靈峯南碧霄洞

叔通

便爾征塵拂。來爲洞裏仙。差欣雨初霽。所欠月重圓。嶂壁空依傍。溪流互轉旋。此山最佳處。祇在石橋(土名果合橋)邊。

靈巖寺

叔通

路迴羣峯束。淒厲毛髮寒。松杉爲先導。涇翠密袍欄。軒豁見平地。軼蕩天門寬。(天柱展旗兩峯對峙)禪房妥位置。南榮俯巖岫。列幃(屏霞幃)拊其背。下有青琅玕。展翼出雲表。蒼黝雜淺丹。畫壁本自然。幻作樓臺觀。層級踈分明。若具樞與欄。名瀑(小龍湫)迺在側。枕底森急湍。移步輒暫駐。周盼彌多歡。陰晴倏變異。時一聞飛輪。奄忽已信宿。餘情訊雙鷺(雙鷺峯)安得棄妻子。茲焉坐蒲團。

靈巖寺

子有

雁蕩二靈名並傳。靈巖尤勝居中堅。天柱展旂分兩闕。祇園樓閣開聯翩。鼻幃屏霞好顏色。畫紅闌楯空中懸。玉女凝眸作斜睇。亂頭麤服彌鮮妍。雙鷺卷圖兼卓筆。諸峯錯落如齊肩。小龍湫瀑拊其背。終年零筑鳴奔泉。好景遡巡看不盡。此來甯謂非奇緣。相傳茲山開有宋。熙陵御墨輝僧氈。豈少騷人與遷客。曾無歌詠形詩篇。坐令英光久不發。太璞長蘊天南天。我自華嶽歸幾日。乘興又泛甌東船。得母天公忌好事。故教苦雨相纏綿。日屢香積已不惡。

况有賢主相周旋(蔣君叔南季哲昆季)明日放晴試杖策石梁飛瀑聲濺濺。

由靈巖寺步至小龍湫

子有

緣寺三四轉。曲徑如奔虵。夾道鳴飛泉。逸響出箏琶。循聲尋其源。危峯故要遮。銀河忽倒垂。直下無欹斜。天矯疑游龍。鱗甲紛峯髻。微風虛者迴。蕩漾如輕紗。爲想當晨曦。燦爛逾朝霞。巖氣寒襲人。噤欲戰齒牙。凍乎不可留。汲泉歸煎茶。

鑑園茗坐有憶

秋岳

鐘山頽然掩雲巒。雨意能使青溪寬。凭闌欲憶興亡事。五月江風生晝寒。水後鑑園復何有。病柳纏欹朱藤醜。漫從尾脊修龍蟠。堯桀同邱叟知否。

蟄園招飲賦牡丹限江韻

釋堪

槐陰如水瀉春涼。閃爍花光七寶幢。新暖熏人吟欲倦。奇香逼座酒難降。不論紅紫翻雕砌。何羨天桃映瑣窗。根觸隔年鄰笛感。使君風義亦無雙。(蟄園詩悼志靈以去歲賞花君在座也)

胡塵滾滾牡丹江。聊及花時醉此邦。寫影自噴脂暈薄。捲簾還喜足音登。支機石上雲千簇。羣玉山頭月一缸。慙媿夢中傳綵筆。瓊簫吹徹不成腔。

釋堪以賦蟄園牡丹限江韻詩見示並要

同作

楊雲史

歐碧靚紅面面窗。大名北勝笑南邦。踏來夜白塵遠起。看帶朝酣酒未降。每值花肥對傾國。自憐詩瘦似長江。清平一曲繁華

重。滿袖天香撲玉缸。

宿醒未解新妝倚。玉笛親調自度腔。直是瑤臺稱第一。漫云飛燕已無雙。江南花信憂春盡。洛下風光看局隴。能以色香供月旦。自然富貴屬奇龍。

呈石遺師

馮振

海內大師今幾輩。天涯何幸得相親。公詩獨造原無法。我語心平擬或倫。羞與時賢共窺日。每於常處見清新。旁人錯比陳無已。肯作江西社裏人。

春至

前人

憑欄何所事。著眼見分明。春欲天涯返。途由樹抄行。無人能會此。有鳥最先鳴。試看牆邊柳。絲絲綠又生。

離亭燕

春痕

巖石東西爭竊。相對峻嶒如話。今古興亡誰得問。貞潔千秋相謝。世亂復登臨。莫道溪山堪畫。輸與榜人嘔啞。忙了征夫遊冶。痛哭西台忘却釣。應妬子陵閒暇。載酒過扁舟。剩有幽情難寫。

述夢

劉豁然

月夜夢作大將帥渡河而北。遂復遼東大軍登舟。遵海而南。凱旋飲至。幅巾還鄉。灌園自娛。見者不知其爲故大將軍也。徜徉百花之中。極樂而寤。述以自覽。供噴飯焉。

明月出東海。古鏡臨天闕。夢裏人不知。疑是秦時月。鐵騎渡黃河。欲探虎子穴。朔風似剪刀。撲面肌膚裂。百戰定遼東。四野流膏血。城中白骨堆。孩提與耆耆。千廬破滄溟。萬里晴天闊。解甲治田園。春來百花發。玉蕊天下希。幽蘭芳且潔。醉臥復

飛觴。長樂太平日。

初秋月夜感懷

子明

皓皓臨空照滿庭。微風吹起晚涼輕。流螢巧入幽人坐。促織初鳴戍婦驚。會憶銷魂河畔柳。那堪回首洛陽城。年來無限愁誰訴。祇有更深月色明。

夏六月十九夜望月述痛

盧美意天白

先公諱國華。號效襄。清舉人。考授通城令。辛亥還鄉。不出。惟倡修孔廟。興學校。以清直爲羣凶所嫉。構陷之。於丁卯夏六月十九丁夜遇害。明年。國令昭雪。事具在國府司法部暨法院公文中。不孝美意泣誌。

吁嗟前宵團圓月。今夕刻如珪劍折。天崩地坼五年前。鄒衍飛霜弘碧血。夕陽亭畔致大鳥。臨安獄底僵古柏。先朝烈愍罵賊死。先烈愍公諱謙。明崇禎八年。以乞休在籍御史。守廬江縣城。城破。朝服坐中庭。罵賊死。卽今敵居御史第也。見明史及通鑑輯覽。常山再斷吳卿。數奇九世重觀此。先通城公爲烈愍公九世孫。烈愍公爲吾家遷廬後九世祖被害於張獻忠。害通城公禍首亦一張賊。此饑慘痛誰爲復。孤兒亡命走千里。刺臂上書啼伏闕。某亦被誣通緝。自死赴都訴冤。時丁卯七夕前二日。黃門檢校下官書。楚寒烽煙兵未歇。國府司法部令皖省查復。時上下江方搆兵。事久不報。吳市吹簫識者希。江頭奔走呼將伯。此時肝膽惟執友。生機一線危將絕。執友謂予之辭。籲天朝履紫陌霜。長至後。凌晨往籲奉化。奔馳於上海祁齊路西摩路拉都路之間。卒乃得達。叩關夜立青門月。舊元宵前再入首都哀籲。時雪後月色如晝。小樓聽雨共糟糠。終日寫牘指將裂。婦趙自里中來助書呈狀。深夜不休。乃聞司徒攝作士。當代一人今舉契。蔡

平民先生以大學院長兼代司法部長。鏡懸清鑑燭覆盆。春風一來雲霧揭。西臺抗疏理奇冤。中樞一紙書昭雪。司法部呈請國府下令昭雪時十七年夏。乃知廷尉天下平。凶人雖遁法能弋。是年冬。最高法院令行全國通緝王浩如宋昌摺陳經濬三凶。復奉丹書下九天。軍曹殺人不汝逸。奉化主席令皖法院法辦張屏山。張前自稱軍法官。即陷害先公之禍首。次年元凶竟被禽。俞公清慎誰能堪。十八年秋懷甯地方法院捕獲張屏山。時院長爲俞公仁愈。某謂院。將以酒食謝其院卒。卒堅辭。俞公清慎率下之德。于此益見。大江九渡歷三年。凶狡無辭讞始決。去年冬高院始判處張屏山無期徒刑。豈期一夕破火飛。流離重遇覆巢劫。某自皖返。聞北時爲一二八午後。不及遷而禍作。三凶鴻飛尙冥冥。王浩如宋昌摺陳經濬仍均在逃。書生縱仇身苦子。破產傷無結客資。師梨槐少拔鬚髮。黃梨洲先生訟父冤於明烈皇。哭祭父於獄門。庭殿許顯純而抗其鬚。戴天不共誓畢生。枕戈終待東方白。

變風變雅樓待焚詩稿第二集自序

陳柱尊

己已秋前之詩。已分類編爲十卷。命曰待焚詩稿。刊布於世矣。今復編己已秋後之詩。約四百餘首。爲編年體。命之曰待焚詩稿第二集。凡四卷。既寫定。而自序於千簡端曰。昔詩序有言。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嗚呼。此吾今日所以名吾吟樓也。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嗚呼。此又吾詩。所以不得不作也。雖然。吾詩豈特以風其上云爾哉。亦將以激民情。勵風俗。明國恥。救危亡者也。詩序又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天保廢則福祿缺矣。永徽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嗚呼。今豈其時邪。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吾讀古人亡國之詩。不覺涕之無從也。此又吾詩之所懼也。夫詩之不得名爲正。而必至於變。已可悲矣。及至變而已不可。則神州陸沈。茫茫宇宙。更從何處而聆吾輩之悲聲邪。則斯時也。吾並無詩可待焚矣。豈不重可悲邪。故吾今之爲詩也。其情深。其義嚴。其思苦。其情深故其聲激。其義嚴故其詞厲。其思苦故其語危。蓋欲使國人知夫亡國之無日。耽樂之可以速亡。懦夫知立。而國賊知懼。則今日之詩不得不變者。他日或不得不正焉。此吾今日之所以爲詩之志也。亦古者變風變雅詩人之所以爲詩之志也。自離騷。漢魏樂府。陳思王。劉越石。李太白。杜子美。白樂天。韓退之。孟東野之詩人。亦莫不本此志以爲詩。蓋發於忠愛之情。所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者也。後之爲詩者。所得有淺有深。故所發有薄有厚。至於聲調體格。則猶人之四支百體。神明苟王。而音聲之洪細。動靜之疾徐。無乎不可矣。至於鍊字琢句之微。等於婦人之首飾。貌既美矣。有焉可也。無焉可也。以無鹽而專從事於此。則益增其醜。必知乎此而後可以論詩。而後可以論吾詩。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北流陳柱尊於上海蒲石路蒲石里之變風變雅樓。

待焚詩稿二集後序

陳柱尊

此集約四百餘首。自東三省事變以來。尤多傷時憂國之作。業師唐蔚芝先生嘗見而歎曰。國事至此。盍早印行。以激勵國人乎。於是稍稍理董。將付梓人。而門人王君瑗仲。常與君共閱寶蔭蔣君石渠庭。躍錢君夢若。蓀族孫千鈞。鈞均發願分寫。五君與柱皆先後出於唐先生之門。而王蔣兩君教授大夏大學。吳君教授交通大學。錢君及千鈞亦各執教鞭於滬。相見至密。情誼最殷。昔王漁洋詩。林吉人爲之寫。康南海詩。梁任公爲之寫。師門稱爲盛事。藝林傳爲美談。今林之詩視漁洋南海何如。識者自有定論。然任公於詩非專家。吉人之詩世少傳誦。而王錢二君則有江南二仲詩集行世。造詣高妙。各足名家。自國難以後。王君有國恥詩話之編。錢君有滬難新樂府等作。皆飛聲於時。萬人傳誦。吳蔣諸君。雖於詩非所專攻。而學各有專長。他日皆卓然不朽者也。王詩得一林吉人康詩得一梁任公耳。而吾詩乃五之焉。豈不可以傲漁洋南海哉。昔韓退之作師說。深慨師道之不復。讀書求道者之於師。不如巫醫藥師百工之人。今則庠序等於商店。師生同于路人。甚或視如敵對。毆師逐長筆不勝書。使昌黎生於今日。不知慨歎至何等。而此五君者乃欲力復師道爲柱寫此集。非最可以諷世者乎。唐先生嘗倡感情教育。人格教育。今五君之爲。固得於天性者獨厚。亦豈非唐先生有以感化之邪。唐門能詩之士固多。而是集也以唐先生之言而印。又得同門之士爲之書。在唐門諸詩文集。尤爲可紀者矣。能不狂喜而志之乎。或曰。漁洋南海皆赫奕於一代。今子亦欲與之爭名邪。曰。吾輩論詩焉耳。論學焉耳。論師友之情焉耳。非論勛名也。更非論官爵也。若論勛名官爵。則古來之帝王將相。赫奕於漁洋南海者不知凡幾。其名雖掛於史籍。而無人知之也。而漁洋南海至今尚有人傳述者。則以其

學與詩而已。吾輩抗志希古。方將由唐先生之教。而上希孔孟。孟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而魯舜孔孟猶當希之。豈漁洋南海而已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序於上海交通大學

師梨閣詩話

盧天白

詩人陳子言表兄。刊集凡三。一尊瓠室詩集。一據梧集。最初刊者爲藎隱詩草。子言示余詩草時。余年十五。初學爲古近體詩。讀而好之。今記其第一首爲花田七絕。有句云。素馨墳上鷓鴣啼。殆子言少時隨宦羊城作也。又七古佳句云。弦月彎彎照離別。又咏慕容垂姚萇七律。均律高格響。苦不能盡憶。不敢妄爲補綴。據梧集多七古樂府之作。尊瓠室詩集多五古。已如天半米饅。雲中白鶴。優入靖節之室。三集均什襲藏敝居御史第中。俟歸里時攜來海上。多錄之以爲學詩者圭臬。

有人謂子言近廿年中。頗於貴下筆。不多爲詩。然余深知其爲厚長者。人間以詩。必諄諄告勉。就正者則細爲推敲。乙卯春在滬上。余恆與子言過從。得益較多。其爲余改清宮詞七絕一章。第四句稿凡數易。又稱余癸丑所和人秋柳用王新城韻者第一章可存。詩云。國破誰招帝子魂。長安秋色憶青門。靈和斜照留疏影。太液西風澗淚痕。葉落御溝通海淀。草荒官道接楊村。依依似解滄桑恨。往日繁華莫更論。又秦始皇五古詩。於句贅而字複者。亦改易之。且謂五古句中第三字用虛字而複者。期期以爲不可云。子言題林君(忘其字)悼亡詩七律前四句云。羅侯作郡早攀髯。嫁女輕裝尙說廉(原註大意謂林君夫人爲羅劭節太守之女公子羅歿于清德宗升遐之歲)香草楚辭能婉婉。簪花書格自矜嚴。詩人於應酬之作。亦不苟如此。余亦有爲林君悼亡七絕云。寶釵明鏡恨如何。往事匆匆七載過。(某初娶李氏。歿已七年。)今日

蘭君惆悵句。畫簾微雨淚痕多。則小巫見大巫矣。(詩作于甲寅冬)同邑劉丈錫之。自號雙井居士。有雙井軒詩集行世。七古有駕梅村而上之者。如壬子聽王玉峯彈三絃歌。有杜老觀公孫大娘舞劍器之感。結句云。我本西風蕉萃人。那堪重聽龜年曲。滄桑慷慨。溢於言詞。丈以觀察需次武昌。辛亥去鄂。遂僑居海上。與程子大許南友諸詩人往還。皆武昌舊日同僚也。程公會與先通城公同事於湖北造紙廠。有楚望閣詩集。其漢皋納姬二句云。別母情懷牽袖日。隨郎風味渡江時。頗膾炙人口。

錫丈有壬子和許南友秋興八首用杜工部元韻。其五云。先朝清暑幸驪山。卅六離宮想像間。駘蕩鈴聲通海淀。駁婆雲氣接榆關。洗妝樓古空題字。承露盤傾那駐顏。惟有金鰲和玉鍊。年年猶綴紫宸班。詩頗悲壯蒼涼。未刊入集。又聽梅郎歌結句云。臥龍龍馬知無分。且聽梅郎唱柘枝。所謂收拾壯心。寄情歌管。大有英雄無聊拊髀與歎之概。

王玉峯彈三絃。枝頗巧幻。今廣陵散矣。與錫丈長歌工力相擬者。有南通馮子久觀察善徵。觀察與金壇馮蒿庵中丞煦友善。中丞稱其詩篤雅有節。出入大歷元和間。入蜀而一變。辛亥後又一變。每變而益工。幾欲躡少陵劍南而攀躋之。非過譽也。其聽王彈三絃云。三絃之製誰所昉。源自胡元激幽賞。轉變應從鞀鼓生。流傳不作銀箏響。文禮削柱兼圓方。象橫蛇槽爛有光。已分人間失張甫。甯知天壤有王郎。王郎家傍黃金臺。玲瓏談時顯不隨。指節玲瓏還學語。技成試手真無儔。傳呼不絕廣成舍。傾聽最宜清宴夜。憑教痼疾困青芒。却勝冶容摧紫稼。一朝抱器出都門。滙瀆東南萬口喧。舞榭歌臺競延致。揭藝標幟何紛紛。鼎鼎教頭開別部。笑余未識絃中趣。前年走馬長安城。被酒南樓天色暮。有客相需顧曲行。料量袖底青銅數。斜街冰雪踐凌兢。欲往從之終卻步。今來小住江之湄。旅懷悶對宵遲遲。且共隨緣作排

遣。紅氍照徹手鐙輝。到此更知聲價倍。胡牀坐處看移時。調絲按捺幾迴合。道是明妃出塞辭。琵琶本自能胡語。瀉入三絃益淒楚。宛轉初聞絃羽嚶。啾啾又聽啼援苦。輕寒八月墮嚴霜。遙夜千巖迸飛雨。裂帛聲中衆響暗。遲回別有新翻譜。鏗然換羽很移宮。鐵馬金戈意氣雄。笳鼓喧喧雜謹躡。侏離禁味將母同。五聲絃會更難析。但覺腕底生雷風。橫挑側抹又終曲。似有餘音戛寒玉。百鍊真成剛纜指。一彈竟使絲勝肉。秦腔楚調總尋常。越髻齊鬢都瑟縮。清逸雖殊中散琴。激昂或比漸離筑。可知一藝能超倫。樂府居然負盛名。合與鸞輪分一派。不教絳樹擅雙聲。師箴曠誦長消歇。鼓舞愜場自有人。四座俄延談笑作。我獨對此愴心神。象功猶自無依據。何日重聞正始音。公子翰飛名雄與余同事商務印書編譯。亦博學能文。

學生刊物欄

呈郭步陶師

盧成蘭

愧我顛蒙問字遲。渡江何幸拜人師。千秋蜀雅誰堪比。慶曆文章太白詩。

呈天白師

劉子長

轍生好文章。懷才愧不敏。從師四月來。朝夕事師謹。放眼論古今。洗心清道本。世論不須才。天衢弭吾軫。勉我蘊英華。淮陰胯下忍。屈原賦離騷。韓非著孤憤。問師欲何如。十年買山隱。山在皖江東。志士懷貞遜。

談話會

盧成春

甲：「蝶粉不但有毒的。並且有麻醉人的効力。」

乙：「怎見得。請教。」

甲：「張副司令不就是被麻醉的一個嗎？」

乙：「唔。……」

(二)

甲：「這次湯玉麟。我敢決定他是決心抗日的。」

乙：「何以。」

甲：「你不見。這幾天報上登載著。他已把在熱河的貴重東西。

送到天津的住宅了。」

乙：「有見地！……」

(三)

張：「老李！你知道嗎？物理上有一條定律說：『兩物不能同時並

存於同一空間。』」

李：「老張！我知道的，難道你又有什麼妙悟出來了嗎？」

張：「妙悟倒沒有什麼妙悟。只不過我覺得廣東的兩陳。應了這

條定律」

李：「老張！爲什麼呢？」

張：「便不見報上登載著，兩陳的戰爭嗎？那就是因爲兩物不能

同存於同一空間，所以他倆火併了。」

李：「原來如此……」

呻吟

鳳

在一個酷熱的晚間。我因爲嫌屋內太悶氣。就信步朝外面走。恰巧遇着隣家的一位小姑娘。就和她在弄堂內。作無聊的徘徊。

忽然間。一陣陣的好似哀求的聲調。被風傳送入耳鼓。呵！那聲調是如何悽慘而悲涼！微細而纖弱。吞吞吐吐的。含糊不清的。聽不出他所哀求的什麼！——總知他又是人的一個可憐虫。

在奏他的悲調。

我被好奇心的驅使。同時心靈上受了無名的感觸。不知不覺轉移了方向。去追尋那哀鳴的發源處。

一家的後門口。伏在旁邊的窗欄上的一個中年男人。身上衣服襤褸不堪。從他的憔悴的面容表現。和瘦弱幾乎支持不住的身體。就知道是一個被病魔纏繞的人。聽他微弱。呻吟。確是病得很利害。

在那所屋子的廚房內。坐着兩個婦人在吃飯。好像傭人模樣立在廚房中間是個中年婦人。面孔鐵板的。闊太太的架式。大概就是此屋內的女主婦了。從她的口中。發出繼續不斷的罵聲。手指着外面的可憐虫厲聲罵着。我所聽到的只不過沒頭沒尾的幾句話：「窮鬼！你生病向我索錢。哼！你死了。我還要買口棺材奉送你。才對得住你呢。」罵過後。吩咐傭人不許理他。隨後就氣沖沖的向客堂內走去。

本來這種無知識的傭人。對於他主人所卑視的人。就不把他放在眼下。現在既然得了主人的命令。那更是兇得不可言狀了。狐假虎威的。猛然的將後門。「轟」的一聲關閉。這就是她的勢威的表示。

在這時。我心中起了許多懷疑：「爲什麼他受她們這樣待遇。忍聲吞氣的。只向她一家要錢。而不問別人要錢。當他既是一個乞丐。大概他們一定有關係吧？」我這樣地猜疑了半晌。忍不住了。就向他問。他將失望的眼光。轉向我身上照射。然後才慢吞吞的回答：「將才罵我的女人。就是我的嫡親的姨母。本來我也不是生出來就是窮鬼。但是人事變遷。又那裏能捉得定呢！富人難道就能定規富一生嗎？咳！不過早遲罷了。總不能逃出這個循環的定例。就照我自己環境上的變遷。正是這樣呢！本來只好一個家庭。在開北居住。我也在那裏做事。雖不能說怎樣寬餘

。但也能維持一家生活。那知竟出人意料之外事情發生。以至一家完全分散。生死未明。於是我就流落在上海。我很明白上海是黃金做成的，沒有金錢不想在上海立足的，但是我的家的分散，總想能夠會面，就是不可能，至少也能知道他們的究竟所在。就在小客棧房住下。爲了種種的壓迫，竟發慮生起病來，身邊的錢漸漸完了。以至房金也付不出，弄得不得已，想想上海只有這門親戚可投，所以才到這裏來。唉！那知竟遭他們的白眼。天呀！你爲什麼留定這些窮人，在世上受磨折呢了。」說畢，竟悲泣起來。

我聽了他的話，心如針刺一般的難過，只有同情和嘆惜。咳！人情的涼薄，已到了這般地步，不怪有盜賊發生呢！

我立呆了。後來還是立在我身旁的小姑娘，拉了我一把道：「天下雨了，還不去嗎？」我如夢中驚醒。仰起頭來望望天空，果然是黑雲滿佈，雨點陸續落下來，將有大雨降臨的樣子。如是只好無精打采的朝家裏跑。

可是我的腦海中，深深的印了那可憐人的像，總不能把他忘掉，可憐的他，現在還在雨下立着呢。

呵！萬惡的金錢！殺人的魔王！有志的人們，屈服在你下面者，也不知有多少。你是助狼虎的富人行惡的。咳！金錢制度下的人們！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打倒牠；打倒素稱萬能的牠！減少牠的作用，直達到真正的民生主義。

學圃

習靜軒筆記(續)

天渾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有逢凶化吉之象。陸氏云。休息也。集解其與幾同。文選長楊賦注。係繫也。說文。繫繫束也。漢書張釋之傳註。結讀曰繫。爾雅釋詁注。苞。桑。爾雅釋言注。物叢生曰苞。禹貢釋文。苞。叢生也。賈子胎教。桑者中央之木。以大人之德。而處至高之地。息天下之否以返於泰。出斯民於危而措之安。其吉可知。然國幾亡矣。毋過而輒忘。言之不足。故再言之。幸得復存。戒之切而憂之深。故其制治之道。保邦之策。慎之又慎。不敢放逸。若似手執一物而束之於中央叢生之木。則根深蒂固。有確乎不可動之勢。雖遭世變而逢否運。不至爲害矣。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以柔順之資。而有中正之德。謙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謙之本義。釋文引陸氏曰。卑退爲義。屈已下物。形容最肖。謙虛二字連用。太玄經。謙虛大也。二爻三爻皆變則爲咸。咸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亦即此意。謙虛之反爲盈滿。彖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戒之深已。舜謂禹曰。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王注。鳴者聲名聞之謂。惟禹可謂鳴謙矣。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又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聞仁聲。謙之效也。豫之初六。以悅謙自鳴得意。聲聞於外。是賈悅生之半閒堂也。焉得不敗。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二中正自守。豫之諸爻。多不得正。無知己者。故爲特立之象。方言。介特也。漢書汲黯傳。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如邊關乎。史記如作子。如子。古字通。特立如石。雖不終日。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一身撐柱綱常。竭股肱之

力。加以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濟之。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言貞固莫有貞於此者。言吉固莫有吉於此者。如以彭澤之沉淪爲不吉。將謂劉牢之一人三反爲吉耶。如謂張許之殉睢陽爲不吉。將謂長安從賊諸臣爲吉耶。如以楊左之受杖而死爲不吉。將謂關黨爲吉耶。吾不知之矣。文山之銘曰。孔曰成仁。孟子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可爲此爻象贊。

弗兼與也

儀禮聘禮。兼執以進。注兼兩也。逸周書武順。無中曰兩。兼也兩也。於治事求學。皆非美辭。弗兼與。則不設里支中立之計。不持鄧析兩可之說。不取韓宣王兩用之策。不爲蘇味道模稜之狀。不作呂大防范純仁調停之議。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箋者終吉

六五秉柔中之德。居至尊之位。近於上九。有因人成事而不能自立規模之象。釋文引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釋文引薛虞說。調賁爲飾。集韻作扮。讀班去聲。中原雅音。裝扮也。今俗以裝飾爲打扮。爾雅。非人爲之曰丘。集解引虞翻曰。木果曰園。子夏傳曰。五區爲束。三玄二纒。說文。帛繒也。文選注引賁穎曰。箋箋猥積貌。既有是位。不務遠大。惟裝飾園亭。以自娛樂。若此者何足深道。束帛喻財物。箋箋適見其小而已。然於人究無害。故去。

剝不利有攸往

釋文引馬融云。剝落也。賁受之以剝。所謂爛爛之後。歸於平淡。剝之成卦。五陰在下。一陽居上。陽有垂盡之憂。陰有不可禦之勢。一觀夫消息盈虛之際。非偶然者。君子處之。見可而盡。知難而退。猶懼其將及。而敢有所往乎。

九三曰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三過中中。離之極也。有過時之象。釋文。昃。王嗣宗本作仄。公年曰昃注。日西也。說文作昃。日在西方時側也。徐鍇吳本作。漢書五行志注。仄側也。象傳曰。離麗。釋文。麗著也。集解引荀爽曰。附麗也。釋文引鄭本鼓作擊。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歌。爾雅釋器。缶謂之缶。急就篇注。缶卽缶也。大腹而斂。爾雅注疏並以缶爲盆誤。禮樂記。歌詠其聲也。又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也。詩魏風。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往歌曰謠。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曰謠。說文。歌詠也。徐曰。長引其聲以詠也。釋文引馬融曰。七十曰耋。又引王肅曰。八十曰耋。禮記疏引鄭康成曰。大耋謂年踰七十也。玉篇。嗟歎也。集韻。嗟痛惜也。言日中必至於側。猶人壯必至於老。日已側西而始附麗。時暮惟恐不及。如長言歌詠。而不擊此器之缶。是無節制也。迨老而發慨聲。是謂凶德矣。夕陽無限爲。只是近黃昏。日昃之離也。聞聲音好乍遠。合樂和還遲。不鼓缶而歌也。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大耋之嗟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有次第連屬之象。說文。突。犬以穴中暫出也。爾雅釋詁。來至也。左襄二十四年注。焚斃也。釋名。死。斃也。若冰釋漸然盡也。爾雅釋詁。棄忘也。集解引荀爽曰。光燄宣揚。故突如也。灰灰降墮。故來如也。歷數盡終。故焚如也。以離入坎。故死如也。火息灰損。棄如也。按荀氏因以離爲火。故就火言。若以人言之。亦若是焉。一時突起。突如也。其所極至。來如也。自斃其身。焚如也。漸滅淨盡。死如也。瞬就遺忘。棄如也。自始至終。多則數十年。少者數年。遠者及其子孫。近者及身而已。曹操自袁州牧而建魏國。而司馬氏專政。而禪於晉。而後無聞焉。司馬懿自專魏政。而炎即帝位。而篡

賦相仍。而禪於宋。而後無聞焉。此遠者之及子孫也。王莽自大
司馬。而新皇帝。而致義師。而傳首詣宛縣。而族赤。安祿山起
于軍校。而稱帝。而致義師。而父子自相殘殺。而族赤。此近者
之及身也。楊廣封晉王。而弑父自立。而致羣盜。而身死江都。
而子孫幾盡。朱溫自降賊。而為四鎮節度。而篡唐位。而兵敗於
晉。而為其所害。而亡國絕嗣。此多則數十年也。董卓召至京
為司空。次年廢立。又次年兵敗西遷。又二年而正典刑。桓元殺
會稽王道子而為丞相。次年即位。又次年兵敗而旋走死。江左遂
無桓氏。此少者數年也。雖遲速不同。其報應不爽則一己。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柔居尊位。處於陽剛之間。有憂慮之象。說文。涕泣
也。玉篇。目汁涌曰涕。說文。沱。水別流也。按沱若言其多如
水之流。詩陳風涕泗沱沱。皆形况字。史記高祖紀案隱引聲類。
戚音憂戚之戚。論語。喪與其易也甯戚。小人長戚戚。重言為形
况字。單字。省文也。釋名。嗟佐也。言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
以自佐也。既流淚而復嘆氣。賈生陳政事疏。痛哭流涕長太息者
。蓋本於此。

初六凌恆貞凶無攸利

初六以陰柔居恆之始。以巽體入象。未可遽作深思。集解引
虞翻曰。浚深也。事常而求之過深。知經而不知權。帝典王謨。尋
常治理。而以爲前聖往哲之心傳。明德新民。普通人倫道德。而
以爲內聖外王之事業。官禮之書。封建制度。而欲試之於改設郡
縣之天下。車戰之法。井田土宜。而欲行之於開斥阡陌之隙地。
諸如此類。皆凶道也。

上六振恆凶

上居六恆之極。在震之終有靜極而動之象。釋文引馬融曰。
撥動也。居常而思動。何進召外兵。遂啓三分之局。成都王穎以

劉淵監軍事。致召五胡之亂。唐玄宗用蕃將。適成藩鎮之勢。王
安石行新法。祇爲人民之害。皆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安得不凶。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六處卦之內。最居卦下。陰長之漸。宜早爲計。釋文。遯
隱去也。集解引鄭康成云。遯逃去之名也。王注。尾之爲物。最
在體後者也。繫辭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之義也。若
難當前而逃在後。時機已夫。至此始欲遠禍。或反速之。是危道
也。不宜更有舉動。故曰。勿用有攸往。

整理積砂藏目錄(續)

南通費師洪編藏
唐江盧美意鈔註

七十一 大集譬喻王經二卷隋闍那崛多譯

發字第一百零二函二卷臥開松俱全

七十二 大哀經八卷西晉竺法護譯

全上函八卷臥開松俱全第八缺末端

七十三 寶女所問經四卷前人譯

殷字第一百零三函四卷臥開松俱全

七十四 無言童子經二卷前人譯

全上函二卷臥開松俱全

七十五 自在王菩薩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

全上函二卷臥開松俱全

七十六 奮迅王問經二卷元魏菩提留支譯

全上函二卷臥開松俱全

七十七 寶星陀羅尼經八卷唐波羅頗密多羅譯

湯字第一百零四函八卷臥開松俱全開缺四卷

華嚴部

七十八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坐字第一百零五函十二卷臥存四卷缺三至六又第八又十至十二第七亦不全開存三卷缺一至二五至七九至十二第三亦不全松全

朝字第一百零六函十二卷臥存九卷缺十至十二第二第八六不全開存四卷缺八卷松全

問字第一百零七函十二卷臥存十卷缺二卷尾示不全開存第一松全

道字第一百零八函臥存第四第十(亦不全)開全缺松全
垂字第一百零九函十二卷臥存六卷開存第四首亦不全松全但一三四七及十一十二俱抄本

七十九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唐實義難陀譯

拱字第一百一十函十卷臥開俱缺松存七卷缺二三九
平字第一百一十一函十卷臥缺開存第三尾缺松全明版

章字第一百一十二函十卷臥開均缺松全
愛字第一百一十三函十卷臥開均缺松全明版

育字第一百一十四函十卷臥開均缺松全抄本
黎字第一百一十五函十卷臥開均缺松全二四五八明版第三只

有七八二頁餘皆抄本
首字第一百一十六函十卷臥開均缺松全二後半抄本六抄十二頁

臣字第一百一十七函十卷臥開均缺松一至四鈔本五至十明版
八十一 信力入印法門經十卷元魏曼摩流支譯

伏字第一百一十八函十卷臥開松均缺五卷臥第一缺二頁平全抄本

八十一 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一卷失譯

全十函一卷臥存一卷開缺松存一卷抄本
八十二 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一卷隋闍那崛多譯

全十函一卷臥開缺松存一卷

八十三 大方廣入如來智不思議經一卷唐實義難陀譯
全上函一卷臥松抄本開缺

八十四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一卷唐提雲般若譯
全上函一卷臥一卷開缺松全抄本臥尾端不全與前卷合

說文解字集注(續)

東莞鄭師許學

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凡三之屬皆从三。(蘇甘切。)或古文三，从弋。(繫傳無弋弋二字。)

易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其繫辭傳又曰：『易之爲書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爲許說所本。本書下文云：『三有天地人也。』又云『天大地大人亦大。』均與此同意。意者自創造文字以迄兩漢，爲時已遠，讀者見此三畫，不復能明古人製字之旨，故曲爲之說，許氏因而本之歟？故淮南子墜形篇曰：『天一、地二、人三。』素問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凡此皆漢時舊說。實則古者淺化之世，人民數目觀念未清，所以卦象始於三才者，以當時僅能知此數耳。陳柱釋數篇，詳述古人數之觀念進展史，曰：『古人數物，其第一期爲至三而止，第二期爲至五而止，與六七以後別爲一時期。』其考證至爲詳覈，可信。史記律書：『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說苑辨物篇曰：『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是漢時人猶有知其說者。許氏謂『从三數』，恐即是古人相傳之遺說，段氏以其不可解，改爲『數名，天地人之道，於文一耦二爲三，成數也。』後之學者遂過信黃公綽韻會而不知返，則其義遂湮矣。陳氏又曰：『故說文式或三字者吾獨頗有取於劉師培胡以魯之說焉。』



劉師培云：「結繩之字不可復攷，然觀一二三諸字古文作式式或，蓋田獵時代以獲禽記數，故古之一二三三字，咸附列弋字於其旁，所以表田獵所得之物數也。」胡以魯云：「純體指事，近於象形，如式式或純體指事也。吾觀臺灣土人縣記數珠於弋形之架下也，想見其象形矣。」蓋弋式或古本象形而兼指事之字，當結繩時代，人民游牧所弋獲之禽獸，記數於弋繩之端，由結繩變而爲文字，故象其形爲弋式或也。胡氏謂「台灣土人縣記數珠於弋形之架下，」以今證古，足爲弋式或爲象記數弋下之形之證。可知說數止知一二三之時，其人民正當恃弋以爲生活之時期，故加弋於一二三而爲弋式或也。」案自來解釋古文三作或，無逾於陳氏者。然則先有或而後有三，許氏又烏能觀其本義乎。三古文作或，篆文作三，或篆文省改古文爲之，或假借別有本義之三字爲之，今不可攷考。

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凡王之屬皆从王。（兩方切）王古文王。

朱駿聲曰：「此字爲學者一大疑問。謂爲蒼頡所造耶？軒轅承三皇之終，肇五帝之始，爲臣民者稱君爲皇爲帝，無王稱，字安用之？唐虞之書，未有王字，始見於禹貢王屋。夏諺「吾王不遊，」則字當起於夏；然堯典陽月，字已從王，又似不始於夏。疑莫能瞭也。」又謂：「王古文作王，華岳碑作王，楊氏阡作王，則以一貫三之說，亦殊難定。」案王字古今學者聚訟紛紜，誠爲千古一大疑案。顧惕森先生曰：「謂三畫而達其中謂之王者，猶謂亥有二首六身（左襄三十一傳）推十合一爲士，（說文）皆古人假象說字，比諸後世江湖測字之流，應機說法之倫，而非其本義也。」顧先生痛闢前人謬說，至比諸後世江湖測字之流，至爲暢快。此字篆文，自許氏所不敢釋，只稱引孔子董

子之說以塞責，則其苦心可知矣。後世迷戀於三者天地人也之謬說，遂至繚繞於參通一語，作繭自縛，終不得出。愚意此是古者象形文字。王者與大無異，何得爲象？象其身上所佩之玉，如冕旒所飾物而已。此當在新石器後期，爲時甚古，故後世不能發明其說耳。譬之帝字原爲帝字，（从吳大微羅振玉兩君說。）皇字原爲王冠（从汪榮寶說。）主字原爲火炬，亦皆象形文字；自漢世學者已不能明白，直至今日金甲文之學大盛以後，乃得說明。徐灝曰：「王與玉篆體相似，故以中畫近上別之。古文王下曲，亦所以識別也。」愚意兩字不但相似，在其初直是同字。不過初時玉不易得，故王者乃能佩之，可以別異於人；及至後世盛用玉器，乃分爲兩字耳。金文姑馮句鐘作王，古鈇文作王、王、王、王、王、王，皆下象三畫而連其中，孔子所謂一貫三爲王者，亦說文多不過三之意。漢蔡邕書夏承碑作王，知隸書亦源出金文。可證三畫四畫，原無一定，求其象玉飾而已。至於古文作王，金文或作王、作王、作王，則另爲一系統，疑從主字分化而來，後世乃混合爲一。許氏謂王者天下所歸往也，原是乾鑿度文，此爲從聲得義與字形無涉。章炳麟謂：「王卽皇，大也，王亦訓大。蓋古三王祇作王，夏以來分別作皇爾。孳乳爲皇，小兒聲也；爲瓊，玉聲也；爲鐘，鍾聲也；皆大聲也。」其說至確。

俞樾曰：「許君所徵引，未足據也。古金玉字亦作王，玉部曰象三王之連，——其實也。然則玉字亦三畫而連其中，古之造文者不太無別乎？今按王字从二从十，二者天地也。二者亟篆下說解曰，二天地也；是其義也。十者四方也。十部曰，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爲南北，是其義也。王者中天下而立，其德上際於天，下極於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故其字从二从十，而天地四方無不具矣。是謂天下所歸往，非止通天地

人之謂也。至玉字从三玉相連，自是製字者本意。而王字从二从十，適與相似；古人慮其無別，故王字作，玉字或作，許書所收爲古文者，是也。然於字義實皆不合，故後人又有王字中畫近上，玉字三畫適均之說。『俞說存參。』

近代新發見古物之種類續上期 柳燕詒

刻石 刻石之用。不減于甲骨文。如最近所出之漢熹平石經。及三體石經。皆可證經書之訛。熹平石經關係最大者。可考魯詩章次。及與毛傳之異同。二體石經之尙書。與今本時有出入。無逸篇。文王不敢戲于遊田。碑作于遊于田。與下文同。君奭篇。其終出于不祥。終碑作崇。按崇終古通用。詩駘蝶篇。崇朝其雨。注。崇終也。從且至食時爲朝。河廣篇。曾不崇朝。注。崇終也。公羊傳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此皆可證。今本作終。後人所改。蓋同部同聲之字。皆可假借。不必用本字也。至于墓誌碑碣。詳記其人行。又可補史書之闕。以此觀之。雖云斷碣殘碑。而於經史實有補助。此裨益于經史之學者也。

玉 古代天子諸侯所執之圭璧。及佩服之玉。禮固載其制度。而終不若見其原器之明瞭。此宜和古玉圖。呂氏考古圖之古玉一卷。朱澤民之古玉圖。吳大澂古玉圖考之所作也。觀吳氏得璜。而後知璜與大璜名同而制異。得黃琮而後知許叔重琮似車釦之說爲不誤。此皆待原器出而後知也。近年所出古玉。雖不及昔。但亦間有補于禮制者。故玉之爲用。可與金石相持此裨益于禮經者也。

陶 陶爲古代最普通之器物。于金石學固無重大勢力。故研金石者每多忽略之。良因無銘字。缺相當之考證。而不知陶器即有銘文。亦不過三四字而已。且考陶器。非究其文字。乃借之以考時代之進化。故察其形質花紋。即可知爲第幾石器時代。然則考陶器不必貴其有文字也。至于封泥之用。可考前代官爵。將軍

大字之類。固載于傳記。而承尉之微官末職。書所不載。則必持封泥而後明。此裨益于考石器時代之學。及古代職官之制者也。

璽印 周代之璽。大都官印爲多。至漢方有私人印章。周璽可知周之官號。漢印可知漢之文字姓氏。因此而推知周漢刻玉之刀法。鍾鼎之文。嘗有不可識。必待璽印而明。皆足資考覈古器之證佐。此亦裨益于文字職官者也。

簡牘 竹木簡于史地二學。關係極大。如舊傳漢章帝始爲草書。而諸簡中建武水平。已有行草。許祭酒謂漢與時卽有草書。是也。他若有補于史地學者。不勝紀錄。如西陲烽燧。固可補兩漢書之西域傳。惜大半歸于海外矣。此裨益于史地之學者也。

古寫本 不惟可考經傳之訛。且于小學詩文亦有裨益。如臯氏鮑鼎所著之玉篇誤字考。卽根據唐寫本玉篇。其餘如隸古定尙書。糜信春秋穀梁傳解釋。論語鄭氏注。陸法言切韻等。此則可以之校經者也。孔衍春秋後語。唐西州沙洲諸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等。此則可以之補史者也。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摩尼教經。景教經。集部則有文選集注殘本。及各家別集。唐人詞曲。通俗詩。小說等。此又足供子史二部之參考者也。惜乎盡淪于異國。我人反不得而寶之。豈不惜哉。 (完)

解戈

回也

枕戈編者劉君豁然徵稿及余余以爲今日中國混亂極矣欲求其治不出二途一科學研究二文字普及而文字普及爲尤要蓋文字者萬事之工具也聖人作字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作解戈以實之或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戈又從一一地也卽古國字口讀若圍地之圍也守之以戈者不使他人侵入吾或也中國之圍東至于河北界西至于新疆北至于蒙古南之至雲廣其爲圍也大矣而爲之執戈者宜何如謹慎以無失此圍乃者東隣侏儒逞我災亂突我東圍汗辱我錦

續山河屢割我親愛同胞爲之執戈者不崇朝以失之是失其爲戈也或而失戈難乎其爲國矣所望于全國執戈者枕戈以待之以復吾國之東園也

我 說文戈部我施身自謂也从戈从手或說古垂字戈所以自衛也我而無戈而人之所以爲我者乃有戈以無戈之我與有戈之人則有戈者勝矣故人之欲爲我者不可以不垂戈聖人備劍之意也况國乎地方數千里我之士也同胞數千萬人我之人也而今皆非我有矣我而無戈之徵也故廣之則大我一國欲共存于世界不受帝國主義束縛不爲強權者欺凌則不可以無戈收之則小我一人欲同立于社會不爲強者脅不受衆者暴則更不可以無戈我乎我乎無戈而欲爲我者其爲我也亦僅矣盍不枕戈以起乎

戊 說文戈部戊斧也从戈聲司馬法曰夏執玄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戊右秉白髦云三朝者吾國文化之淵藪也而皆執戊則戊之爲義可知矣攷其爲用有三一所以示不進者審察斬殺之威也九一八事變日人兵臨城下而所謂東北長官狂歌酣舞待以鎮靜不崇朝而東北失是其罪豈不進止哉正中央秉戊審察斬殺之時矣而中央晏然安之二武王以黃鉞斷紂故王者以爲戒中央無審察斬殺之威坐使失地罪魁優遊法外是昏政府也昔日百姓爲君之臣妾君昏尙揭竿秉鉞以斷之今日政府爲人民之公僕政府昏而百姓不敢鳴鼓以攻之何貴乎革命哉三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今之婦女拜倒西洋崇尚摩登蟬衣一襲價值中人半年之糧是不儉也乳房高聳顛動爲姿臀部突出忸怩作態名爲肉感是無恥也不習女紅不教子女交際是尙跳舞是習不顧家政是不勤也無恥而兼不勤不儉不習女紅不教子女交際三者古人皆嘗用戊殺之矣所望于全國民衆枕戈以除之

戔 說文戈部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箋箋巧言噫今之執政諸公其皆爲賊乎何箋箋巧言之甚也其言曰長期抵抗者永久不抵抗也其言收復失地者無條件贈品也其言淞滬協定者賣國條約也其言出兵

北上者參與內戰也其言寓禁于徵者雅片公賣也其言言論自由者封滅報館也其言打倒迷信者建雍和宮道場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國之滅亡無日矣吾人豈可不自爲計者楚辭劉向九歎曰讒人淺淺孰可觀分吾將曰愬乎愬乎我枕戈以愬之兮

戢 說文戈部戢滅也从戈音聲詩曰實始戢商無道而周戢之日本無道中國戢之理之固然責無旁貸者也日本以同文同種同立于亞洲之與國宜如何示其恭敬結善上國乃者忘恩負義施其殘毒遇我災眚度劉我邊邑殺戮我同胞焚我廬舍毀我稼穡暴虐殘忍無道已極此世界各國人人得而戢之者也然法日同盟理無起釁英國傷于利害稜稜兩可美國雖仇深再世而遠隔重洋千里鏡中仇視而已俄國盡瘁于五年計劃不暇旁及舍此四國而外非吾中國爲誰所望于全國上下枕戈盡起戢此日本而後朝食也

戈 說文戈部戈傷也从戈才聲甚矣者中國之戈也天禍人禍無一非戈江西湖北之共禍陝西甘肅之旱災浙江江蘇之水災山東之匪四川之兵安徽之煙河北之疫尙其小者至于東北之淪亡兩廣之混戰財政困瘁行政散漫教育破產人民負擔愈重國家之亂亦日亟公羊傳曰大災者大疢也不覺爲之浩嘆然是豈浩嘆所能爲力者亦在人爲而已矣所望于政府民衆具枕戈之決心始克濟事也

戰 說文戈部戰鬪也从戈單聲戰有爲義而戰爲利而戰故戰者聖人之所慎也爲近義而戰者一二八十九路軍淞滬之戰也爲私利而戰者粵瓊兩陳之戰也左莊十一年傳曰皆陳曰戰九一八事變之日日人乘吾軍皆退之際突然襲之是不豈而偷也左莊十年傳曰夫戰勇氣也十九路路並不以日人偷襲而却鼓其銳氣苦戰二月可謂勇矣而兩陳者外侮不禦內戰告奮飛機兵艦自相殘殺是豈聖人制戰字時所及料哉所望于全國軍人永息內爭枕戈以向東北也

戍 說文戈部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所謂東北長官者東北衛戍之官也坐使數千里山河數千萬民衆淪爲奴隸見死不救罪孽深重是其

所成者爲何將功贖罪從速整軍經武枕戈以待中央命而後北上收復失地也

武 說文戈部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說者曰東北收後共匪平定內戰不興匪患肅清強者不敢凌弱者不必平斯了以爲武矣然不逞此時滅亂定暴更待何時所望于全國上下具枕戈之心合力同心共襄大事也

戢 說文戈部戢藏兵也从戈戢聲詩曰戢戢于戈何如斯可戢戢于戈矣曰列強以平等待我斯可以戢矣不然爲正義而戰爲公理而戰其戰無已日也所望于父兄同胞諸姊妹皆枕戈以備之

讀者信箱

瓊英女士

在當時我就有寫這書信的動機。無奈經過一番粗蠻動作之後。使我懦弱得不敢毅然下筆了。同時我身體上的創傷。也不允許我這樣地做。尤其是那只有右臂至今還在酸痛呢。

現在我終於鼓着莫大的奮勇。向你解釋一切。我求你的諒宥。我懺悔我的粗魯。無論你接受與否。我總覺得應該如此做去。不然我心中愧鬱。未免更難堪了。

請求你將這書冒昧的信讀完。就是咒咀痛罵。我也願意的。吉姆這個名子。還是在友輩認爲這不幸的事件發生後。我從他那兒探聽來的。事先不過耳聞你有這樣的一個好友而已。當我看見你和他并肩款款在霞飛路。且談且走的時候。那種熱戀纏綿地情態。激起我無限的妒忿。於斯我就不顧一切開始向他挑釁了。女士細想起來。我真粗魯之極。然而豁直的人。終抑置不住他心底的事呀。

那時情況。想你因受驚過度。恍惚難憶了。請聽我的供辭吧。我用肩膀故意的撞了他一下。當他的責問尙未完畢。我的右拳

已擊中他的下頰。一場肉搏的經過。不外乎流血。流血的結果。我方面是脅部受傷。牙齒搖活兩隻，右臂肌肉腫脹。右拳破損。而吉姆呢。至少他比我傷得重些。……我實在不願意多寫這些你厭惡的暴跡呀。女士。希望你忘了一切罷。讓過去的過去。你不必深深怨恨野蠻粗魯的人。因爲他正向你懺悔呢。他也覺悟到一時的忿妒。實是失敗與痛苦的淵源。女士。請你千萬諒宥吧。

我本沒有資格向你訴說我的痛苦。然而我抑鬱得實在太苦了。我只得不洩露一些。女士請把我的痛苦作爲你藉慰的材料罷。

在吉姆和我毆鬥後。你扶着他備車而去了。一羣興禍的看客也漸次消散。而我呢。只癡癡地站着。心頭一陣酸辣。反纏着認爲能發洩的打之後。而變本加厲地騰升不已。唉。這是多麼苦惱的滋味呀。

女士。一年前的往事。你還記得嗎。那時都和我們介紹。她是你同窗好友。她是我知友孫君的妹妹。由她盡力撮合。我們總算幸會了四次。唉。豈知道四次便確定了我的命運。便造成我的罪惡呢。那時據郁說。你對我頗有好感。同時我也能感覺到。而我呢。又何嘗不認爲你是一個可愛的女子。不過……女士。我祇要把她介紹的動機。說一說。你就可以明白了。然而誰沒有失察與荒唐呢。唉。可是悔之晚矣。她是受她哥哥的囑托預備物色一位品學兼優的女士來和我做朋友。免得我眷戀着人所不齒的錢女士。這裏請你原諒。郁因爲她不便向你說明。然而我終擺不脫臉惡女子的牢籠。我終洒不掉妖魔鬼婦的蠱惑。於斯我便消極地和你絕交了。唉。辜負愛我者好心。拋背愛我者真情。這都出萬分傷心悔恨。不敢多想而不得不想的往事呀。現在我怎敢求你曲諒呢。吉姆和你相識了五個月。你們已踏進了愛的花園。他是一個健全的美國青年。有活潑的體魄。瀟灑的性情。這都是郁告訴我的。至於你們如何相識。她却不詳細知悉。反正你有一口流利的英

語。你有兼東西之長的美點。結識幾個外籍朋友。這是當然而可能的事。

我真不知道怎樣敘述我反覆輾轉的心潮。我真不知道如何對我應說的話。甚麼話是應說的。甚麼話是你樂聞的呢。

女士。我想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願意看到一個極可愛的中國女子。設素來侮辱我們的外國人佔奪了去罷。固然。愛情是不應受國界的限制。多少這些洋奴是輕佻的。不忠實的。我腦筋中。已迭次受着此種事實警告。這也是我冒昧動手的主要緣因。女士。究竟吉姆爲人若何。請你以客觀的眼光。爲你的幸福着想去。善爲觀察罷。或許我完全誤解。因之慘擊你的心。那便戡然成了我的不恕日罪狀。好我却極願意如此呢。

我們姑且不論愛是否要分國界。吉姆究屬如何。根據中國現時狀況環境不相等的愛。以及受環境牽置的愛。恐怕難收美滿的果子罷。可是我却不願意聽到無論甚麼愛因環境與死而遭失敗呀。

一年前的事。我真愧極疼極。錢在我和你絕交後第二個月便拋棄我。而另求所欲了。女士。我雖然惆悵懊惱。但絕對沒有向你要求復交的資格。人們難道可以隨我擺佈嗎。我也不敢這樣希望。終於這慘劇受不住熱情的搏激。而澎湃發生。和沒資格與不敢希望相映成一滑稽的對辭了。

這雖是自訴罪惡。可是却有不得已的苦衷呀。誰能阻止那熱烈蒸焚的愛情呢。女士。我雖不敢冒昧地說我要說的話然而又脫口而出了。真情流溢言表。即遭咒咀噴怒。亦甘心領受的。

現在我只希望。你所希望的事。——希望吉姆早日告痊。不過他最好離開中國。女士這種矛盾的辭句。實是爲你前途幸福着想啊。假如你不以爲然。我也只好落得個不知所措而已。總之你至少要好自爲之攫取你的幸福。不要受外人的欺騙凌辱。增加吾

國一失望份子。算我這話作同胞的忠告罷。

郁說。她將設法使我們復交。不過很有點困難。她們都是了解我的。能原諒我的憨與直。無識歷。然而瓊英女士。我認爲我衝撞粗魯。我不識人心。將我的希冀。與資格摧毀殆盡了。唉。我有甚麼資格呢。我希望甚麼呢。

我祇希望你得着幸福——我相像的幸福。

郁說從這事變發生後祇看見過你兩次。你精神很唐頹。却沒有提起甚麼。她也不便提及甚麼。

女士。我已概述梗概。諒宥憎恨都不成問題。只要你鄭重地在幸福中求幸福。

假如你認爲我所說的錯誤。尚有駁覆的價值。就請便寄數言。不然把它填字紙箋。我亦不顧惜的。

這書信可以給吉姆看的。我附帶聲明。對他抱歉。我忠告他覺個同國的愛人。那末甚麼都比較好些。因爲沒有一椿事不受環境的影響和掣肘的。打友啊，你以爲如何。請鄭重三思。勿以中國人爲可欺者。如果你真實認爲愛情可以不分國籍。只要你能担保純潔地永遠地愛護她。我當然十二分欣烈和慶祝。不過設有遺棄欺弄等情。嚇。請注意中國並非無人。尤其以精神愛人的我。是最願意犧牲的。再會吧。

瓊英女士請體察曲諒我的一切在可能範圍以內。

祝你愉快

吾 廿一年七月廿日書

我看完這封信之後。我對雙方方面都有些微見貢獻。吾君因失戀而憤慨。怒不可遏的向異國人挑釁。這精神實在可以欽佩。不過我希望吾君將來：奮鬥的原因和目標從愛女友而轉到愛國家的一面去。如果仍然是像現代大學生那樣子追求異性的話。將來的痛苦。怕享受不盡呢。同時我希望瓊英女士。擇交要慎重些。對於異國男子。猶其是要加以嚴密的審查。如一旦貿貿然的結交。

將來怕難保沒有像我國留學生在東洋發生的事。並且我們對於西洋情形隔膜。外交又不平等。我國是站在絕對屈服的地位的。我全雙方都不認識。不過就這篇文字來貢獻些意見。爲二位謀幸福。還要向閱者附帶聲明一下。此瓊英女士。非長安新夢記主角蕭瓊英。望勿誤會。

編者附誌

香港教育狀況

香港老衲

現在要提起筆來寫一段香港教育，不覺淚從中來。香港自然是我貴國獻給人家的殖民地，香港的教育自然是真正道地的殖民地教育。我們貴國大同胞惴惴懼懼國勢一日不如一日將來免不了（？）要受亡國的痛苦，要嘗嘗所謂殖民地的教育的味。其實香港的教育，就是我們所懸念的亡國以後的教育的寫照。或者久居香港的人是看不出的，或者可以說這一般人對於教育是門外之表的漢，所以一向都沒有說這是不對。不過一星期以前我們國內大名鼎鼎的教育大家莊博士在香港旅居一天（？）就嗅着這種異味，於是就發爲文章了。

記者在香港住的時候，不爲久也不爲暫，這一次重來香港，就得到許多新奇的見聞，所以不能不把它簡略地寫出來，以報告我們貴國的同胞之前。普通講教育的人們，是把教育分爲四大部類：（一）高等教育，（二）中等教育，（三）小學教育，（四）社會教育。我們這文裏也只得爲此依樣畫葫蘆。其中教材和教科兩項，也得順便叙及的。

（一）高等教育

香港的高等教育，從前只有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其實皇仁書院只是一種帶有商業專科的中學而已。到近十年來才建立一間官辦的香港大學。這間大學的性質，一半是爲養成僑生的西人子弟如何應付東方殖民事業，一半是爲養成未來的高等華人爲

目的。聽說這校的在學生可以直接轉學倫敦各大學，不要受怎樣的試驗的。設備和教學，比起我們國內著名各大學相差不多。不過我們華人得到參與這校的事業者實在很少，至多不過是政府（自然是香港政府）拉攏幾個商人捐一點款子或者設立幾名免費生名額吧了。其中教育行政，我們中國人不能過問的。其中當教授，自然大多數只有是西人充任，華人充任的很少；最有名的是位逝世不久的王寵益醫學博士（我國某院長王亮疇博士的兄弟），此外只有一二位某某太史之流，說來真是可憐的。其中學生人數自然是華人子弟爲多。俗語所謂不如『地頭犬』，自然是一點不錯。有一天一位大學生向我說及一件故事。說他的國文教師某太史（不是南海太史，因爲比較的說，南海太史是做過學問的。）有一回在課堂向大衆弟子說：『現在中國的國粹，是要靠我們來保存了。』——記者說錯了，大概不是『了』字，是甚麼『者也』的字吧；因爲太史是不大講白話口語的。——太史繼續說道：『中國自從革了什麼命以後。便廢止了尊孔，便廢止了讀經，所有經史子集都束之高閣，無人過問；大家只是讀些白話文的書籍，不如是便是反革命。只有我們這裏是不受政治影響的，便可自由由地大讀孔道，大讀四書五經，是何等的好氣運！現在只有我們保存國粹的了，此外沒有什麼人識得國粹的。……』當那位太史講得最高興的時候，這一位大學生心裏一想（據他自己說的。）『真的如此嗎？我們真是值得向中國國內學術界一哭！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等等不是都有國學系的設立嗎？帶有一點洋味的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不都是有國學研究院的設立嗎？他們所教的是什麼課程？難道經史子集都不讀，讀的還有什麼書呢？這個悶葫蘆，真得要找人請教才對。』那時候某太史眉飛色舞，說得天花亂墜便說：『你看唐宋八大家，三蘇的策論來得何等高明！……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忍字作骨，何等聰明！……」這一位大學生把這故事說完後請求我解答：『現在保存國粹是不是只有我們香港大學？三蘇策論是不是頂刮刮的國粹？』我聽了之後，只有不能作答，不敢作答。我順手在書案上取出一本商務書館的圖書彙報翻出國學小叢書及某某大學從書的一類書目給他看。嗚呼！是之謂殖民地大學教育！

(二)中等教育

香港的中等教育更是亂七八糟，數量的當是很多，但是講到質的方面呢，配得上的可說是勿得幾間了。現在只得拿官立漢文師範和官立中學來作代表吧。官立漢文師範是專為培養當地小學教師人材的。上課時間在晚上，所授的功課是經學歷史地理數學幾種。教師大半是香港教育司衙門裏的視學兼任的。學生則為從內地來港圖謀教席的失業小學教員。港例凡是設立小學須先向香港教育司衙門裏請領執照。領照的時候，第一要緊的是教員的資格，和履歷，第二才是學識和經驗。他所考查的資格，認為最滿意的：(一)是從倫敦讀書回來的，(二)是本港大學畢業或皇仁書院畢業的，(三)本港各官立學校或其他書院畢業的。至低度是要從本港官立漢文師範畢業的。倘不合這種資格。就是看看你以前有沒有在本港各校做過助教的履歷。否則任隨你是國內什麼大學或師範畢業，都是不高興的。所以要在香港謀教員飯碗的。都要入官立師範，官立師範於是乎大發其達。裏頭所受的學說智識，大都是中國十九世紀時的學說智識。(因為不能說是十八世紀或以前，十八世紀或以前，中國是漢學或宋學最昌明的時代，中國人的學說智識是頂不錯氣的。(大約還是陳子襄時代的新學。至於官立中學則更為可憐，港政府雖然很喜歡用錢去栽培他，可是栽培出來的是什麼花果呢？這位大學生告訴我：他有一位弟弟是在這中學讀書的，在國民革命軍正要發展到長江下游的時候，英

國政府不是從印度調了一大批陸軍來上海嗎？當時經過香港。駐港時經過了一番大檢閱。於是中學裏一位很時髦的國文教師命了一個『觀兵記』(?)的題目。其中有位很大手筆的學生作了一篇頂刮刮的文章。中間有幾句名句說：『……我大英帝國顧念東方禍亂未已，乃獨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以討不庭。……』於是教師先生使用濃圈密點，把他恭維一番，說甚麼陳琳草檄，無此筆力，給他一個最高分數，為全課之冠，貼在成績展覽欄上。後來有人把這文章抄起送登廣州國民新聞，這篇妙文才傳誦兩粵，成為美談。你看這樣沒有國性沒有種界的教員學生，才算是這學校的花果。我聽了之後，只是搖首而已。現在香港中等教育好一點了，有些內地教育專家出來經營一兩家中學了，著名一點的算是李某所辦的南方中學，學生人數很發達，上課也很認真。(未完)

譯叢

人們的幻影(續)

脫格拉斯屠
邵華一譯

『是的，先生。』

『但是他們並沒有留意他的傷啊。在這種情形之下要知道他怎樣能回轉到這屋子裏來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一回事。』

他停止着，他拭乾他的玻璃器，屋子裏是這樣的陰沈，『是的，他是病了，但是好好的看護他，他還會好一點的。』他變換他的聲調繼續的說着，他向那邊走去。

曼麗呆呆的站着一會兒，她趕忙的追到醫生的後面。醫生剛要預備上他的四輪車了。

『你不是沒有寫藥方嗎？醫生？』她問道。

『哦，是的，』醫生記起了，『是的，當然要寫藥方藥方啊！』

「他從袋子裏抽出他的簿子來寫了一張藥方，以後他是離開了。曼麗悄悄的停留在門檻，看着他離開。已是薄暮了，凜冽的風在小屋子牆旁的叢木裏呼嘯，那張小方紙在老婆婆的手裏飛動

(四)

第二天的晚上——禮拜三——將康別死了。

他好像被那灼傷的狂熱所消融，他的身體是由紫色變着黑色。那毒血已深浸了他的心臟，因此他的那活了的身軀好像剛出冰塊堅硬的黑烙鐵，變成了死的最終歸宿地。

夜間，樵夫的妻子來替屍首穿衣裳，她是一個老悍婦，她的下顏生着稀少的毫鬚，現在她並不問什麼過去的嫌隙了，她也很悲傷的來協助她的鄰人。

他們熱了湯，把屍身擺在台子上。頭朝着天，腳向上的躺着，他好似一個被霉鏽所侵蝕的金屬物。他的膝腿是殷紅，他的傷處是青紫，他的身軀是枯黃，他的臉上是烏黑。他的形貌是以可怕極了。

樵夫的妻子很高興的洗滌這個屍身，她用他粗肥的手很出力的洗滌着，她的目光閃閃，嘴喃喃着，曼麗的眼淚直淌。

他們把屍首擺在屍牀上，他們一齊唱着聖詩，一個人唱得高，另外的人是低聲的唱着。樵夫的妻子站在屍首的腳頭想着死，獵狼和麥酒。

末後樵婦回家了，便乘着曼麗孤單的伴着那擺在屍牀上的已死了的獨子。

她坐在靠近屍首的一張矮檯上儘管呆呆的凝視着死人的臉上，在這靜寂的房間裏油燈的爆花是成唯一的聲息。她的眼睛也就好像和她臉上一樣的受了傷——因為眼睛受了傷，眼淚也不再流了。她的視線沒有一次離開她的兒字而擡起她的頭來；她繃縮一團好像她要永遠的在她的記憶中保留着他的形像，並且深深的刻

在她的內心。這次她的愛是比以往深澈而牢持，可說是她最後一次的最神聖的愛了。這種愛超越了人類的限界。

她這種的守着屍首一整夜，在太陽升起未久以前，她的眼睛是死一般的疲倦，她夢幻着，這幻夢是短促而可怕，但是她爲着那驚懼的追憶，這黑炭似的死人臉上現着譏諷的微笑。

曼麗突然的跳起她爲着她自己的救贖開始祈禱了，她持續的祈禱着很久，她沾在地上顫慄。

過了一天，樵夫用着尺量着屍首釘了一口棺材，就在那天的後一天，禮拜日，他們三個人伴着棺材送到教堂裏去，這算是這屍首的最後的歸宿地了。

這葬事一弄妥當，樵夫和他的妻子也就告辭了。曼麗伏着新的墳墓，她也不再哭了，她也不再悲嘆了，她那枯老的手指深深的插進了鬆軟的泥土中，她的臉頰，她的眼睛，和她的嘴都湊緊了潮濕的墳地。她吸着那種好像從大地深處透出的氣息。她自己也好像變成大地的泥土了。她凍結在墳墓上便好像一座小山丘。

這是母親的悲哀，這種悲哀是比世生上任何的一種悲哀來得深切。這種悲痛在母親的內心的激動在普天下是另外絕有再比這來得活現和狂熾。不論是言詞或是眼淚都不能夠來表現這種深切的悲痛。

當她最後擡起她的頭的時候，她看見靠近的一張檯上坐着一個穿軍裝的人，這個人的一雙黑手是插在袋子裏。他的面色是枯黃，他的胸腹陷凹在裏面，曼麗並不認識這個人，但他帶着他那柔弱乏力的沙聲對她說了。

「我聽說他是死了。我是再來看他一次的。」他咳嗽着停止了他的話。「當我們臨別的時候，我們倆各人都希望早點好了，我們還希望再過着新的生活。」他說着又停止了一會兒，他並不希望期待什麼反應他的話，他繼續的說着：

『可是現在一切都完了，他已在我以前死去了，但是我呢，也因為中了毒患着一種殘疾了。』

『因為他是受了傷，』曼麗答着，她的眼淚從她眼睛裏直淌出來。

『因為受了傷嗎？』這個生人很驚訝的問着。『他的傷許久以前已醫愈了，這些傷是不會害他的生命，因為祇在他的左頰上灼傷上了一點，但這塊傷並十分關緊要的啊！』

現在曼麗是認識這個說話的人了。原來就是那個替將康別帶東西給她的同一個人。她站起來吃驚的問道，

『那麼在醫院裏他的膝腿還沒有傷呢？』

『沒有，永沒有傷啊！』

『是不是他的臉也膝黑的？』

『不是的，祇在他的眼眉附近和兩頰有點變色。』

『啊呀，天呀？』曼麗驚奇的和猜疑的悲嘆着。『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她口吃着。『原來他受的傷不過是在腿膝，和臉上？』

『那他以後又怎樣受了其他的傷呢？又是誰去傷害他的呢？』

這個生人並不回答，他是顯然的沉默着，他那雙露骨的瘦手也不移動，後來他說着，好像他在下對他自己說：

『現在他是能開始去重新生活了，但是，這時已是遲晚了。』

我希望要去結婚但是現在我是不再有的慾念了。我希望要去有幾個小孩子，但是我是不再有這種精力了。一切的一切都已完了。』

他沉默了，塵埃都飛落下來了，枯零的樹木矗立在原野裏好像些一束束的小棒桿。

這個生人又開始的說道：

『有時候我看見些無數的死人，他們不再行動，也不再思想了。他們也不再受苦難了，一切都恬靜了，一切都湮沒了。』

。一切的一切終究是都完了。但是我，我真不知道為什麼我還要行動，忍受，和掙扎呢？』停了一會兒，他再說着，幾乎是難了解：

『末後無可寬恕的偉大而無涯的黑夜是來臨了——以後是永不覺醒的長眠……』他的聲音是低微，他是死一般的靜寂。

曼麗穿過墳地的墓門蹣跚着若在那幽黯的黃昏裏，她的身軀是皺縮的難看了。她到河岸，把船推在水裏，他去坐在船上；但是她不能划船了。她的氣力是突然的失去。她常執槳的一隻手也無力了。她覺着船在下任着河流行動。她的長體彎倚在槳上，因此，她不能推動槳了。她只牢持着一個想念——這一個想念是像石子一樣的笨重，冰冷和堅硬，她能很易的在這遭遇上從現實的一雲默念着來世。這本來是一個愚拙的無理的想念：

『我還愛誰呢？我還埋葬誰呢？我又爲着誰來悲痛呢？』

曼麗是找尋不出一個答案。

她看見她的小舍在他的前面滑溜過去好遠了，便是她並沒有移動，船和水也好像是靜止着，不過小舍是慢慢的移開去，並且在凜冽的呼嘯的疾風裏移過去很遠了。

月亮掛在天空，投着寒光照射着籠罩在迷霧中的河岸。

月亮的寒光照射着黑的河水和岸上的叢林。在這銀白色的光亮裏，天空中是現着青灰的滯色。

船隨着溪流而擺動，牠隔斷了兩岸在月光裏升起的迷霧。在岸的每一邊只看見些叢林的輪廓疾駛過去，天上的雲環繞着叢林。最後好像船是在單獨的靜止着不動了而另外的一切在疾動着，天，地，都在下旋轉；河岸，樹木都在下疾動；河流的波浪也不息的在下疾動——這一切好像是母親的愛那眼淚灑過了無涯的世界。

一九三二，四，於康甯村

(完)

說林

請報界注意

特約記者

昨天有一個遠來的朋友。到了上海。我聽他回到上海。連忙趕去看他。因之碰到了幾位在商業場中混飯吃的人。他們不知道我也在辦報。所以席間談到小報。幾位生意人。怒不可遏的用了許多雷波式罵人的話。把辦報的人痛罵了一頓。把所有話摘要的記載起來。不外乎下列三個原素。(一)敲竹槓。(二)受×派利用(三)捧戲子或婊子。還舉許多證明。我忝居末席。也足足的受了半小時的罵。

席散了。我回到家裏去細細的把這段話想一想。假使這幾位商人說的話是真的。我們還能有什麼臉面存在世上。照理說起來。辦報的宗旨。是在糾正社會的錯誤。領導人民。提倡道德。若設行了那三個原素的話。試問人格何在。顏面何在。豈不要羞死了嗎。所以我覺得我國報界應當一致起來。對於這種事體。加以研究。如果有這種事情的話。改之。(可是我相信照辦報的宗旨講起來。是絕對沒有的)。以維持自己的顏面。保存自己的名譽。還提高自己的人格。要知道金錢肉慾是暫時的。名譽光榮是永久的。希望報界同志。加以注意。

原來如此

特約記者

本月二十日大晚報載日政府承認滿洲國之第二條意見原文。「所謂九國公約係在認定中國為有組織之國家之假定下作成的假設條約現在自然的現象業已摧毀該項條約九國條約之不能適用於

實際問題自不成問題」。

這一段話。換過來說。就是不承認中國是獨立完整的國家了。這樣說。在我們看來。當然是放屁。不過反躬自省。看看中國實在的情形。也想人家不侵略唯有的一个辦法。就是自己的兵力可以抵制他的侵略。現在想想看。我國政治財政民生狀況等等。那一件是可以差強人意的。我一向也和做夢差不多。現在我醒了。翻開報紙。宛似萬箭攢心。望舉國同胞。一同注意。醒罷。再要醉生夢死。怕我國的壽命也沒有幾年了。到底大家都是亡國奴。不分貧富老幼軍法政民的。

寫到這種。來了一位訪事員。他說話是預先聲明。不負責任的。不過且為錄下。以資參考。他說「共產黨在前線。大貼佈告。向剿匪軍買鎗。每枝若干元。不能以利誘的。他們用美女來誘你。」叩其原因。他侃侃的說「沒有鎗。能空手打嗎」。咳。原來如此。

呆哉白里安

特約記者

法蘭西呆子白里安。做了十一任國務總理。十六任外交總長。等到蓋棺論定的時候。被人家發現了一個呆事。連在下也在這裏罵他呆。

白里安的遺產祇有三千四百元。在富有的法國。祇有這些兒遺產。給人家看見了。豈不要笑掉牙齒。試把他做過的二十七任來分配他的遺產。每任祇有一百二十五元有奇。統算起來。不夠買一輛汽車。或是一個皮大衣。我想假使沒有和平獎金來買房子的話。白里安的兒子。都要把這個老呆瓜從棺材裏拖出來。痛打一頓。才足以出胸頭之氣。

有人說。白里安不知錢的好處。所以沒曾聚斂。來替白里安辯。他這樣一說。簡直氣煞了我這個小書呆子。我痛痛快快的罵

了他一頓。還詳細地告訴他錢的好處。(一)有了錢。不好也是好。不對也是對。放了一個臭屁。大家都說「好香」。(二)有了錢。可以養尊處優。可以享妻妾之奉。一副麻面皮。可以較城北徐公還美。(三)有了錢。可以留給子孫。讓他們跳舞。開房間。做大上海的大少。(四)有了錢。可以買官做。可以養門客。準有人拍馬屁。稱大人老爺。卑職奴才。如果沒有錢。老實不客氣。我很痛快的告訴你。屁是臭的。面是麻的。小開變成了畢三。還要拍人馬屁。請看楚國的孫叔敖。他的兒子不是窮得沒奈何嗎。

呆哉白里安。我想假使他是中國人，我想決不會如此。總長總理。弄了這許多年。美國存款單上起碼有上百個零字數。現在可憐傷心。祇有四個零字數。某君還說他不呆。又何怪乎在下氣呼呼的罵他一頓。

諧雅

老婚

谷月錄編

七十做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銜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爲雨傍高唐。

諧詩一

失翅青鸞似困鷄。偶隨孤鶴到江西。春風桃李空嗟惜。秋水芙蓉強護持。仙子自臨蓬島境。漁郎休問武陵磯。金鈴掛在花枝上。不許流鶯聲亂啼。

諧詩二

丹青不用自成龍。夢裏頻頻告出恭。智伯有頭無可用。沛公如廁不相從。非關雲雨巫山濕。若決江河大道通。枕畔忽驚郎喚醒。方知身在水晶宮。

減字木蘭花

離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遠。湘竹湘花。腸斷南雲是妾家。掩啼空驛。魂化杜鵑無氣力。鄉思難裁。楚女樓空楚雁來。

諧聯

台奉二百兆。一分薄禮。翁孫十八子。三代同堂。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及洪出。乃奮筆書聯云。
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

新聞大事記

明編

七月十六日

華聯社十五日東京電。國聯調查團昨日受日外交部招待遊歷日光自此准各委員自由行動李頓帶秘書長今晨(十五日)先反東京上午十一時廿五分由東京站啓程往橫濱再搭秩父丸來華秩父丸本經滬往歐因有李頓乘此先送李頓往青島而李頓將由青島直往北平

南京訊 川康邊防軍駐京辦事處十五日接川康邊防總指揮部來電云佳(九日)午將歷年首禍甘肅案之大金喇嘛守完全攻下即日

進至絨嶺空藏兵粉向德格潰退現仍前進追擊中

香港訊 擾梅關水口墟匪被張枚新李漢魂張達陳章部擊退後匪二萬餘向贛東北竄南雄轉安南康大庾間李振珠葉肇師連日與匪搏戰飛機二十架向匪陣炸擊余漢謀駐廈嶺來往督戰探報大庾南康匪主力被我軍擊破殘匪向贛北潰一部回與國粵都匪巢俱丁紀徐談共匪有飛機四架得自漳州係匪已向信豐潰過余定明日反前方等語傳張枚新受傷回省不確

本埠訊 牛蘭夫婦絕食後宋慶齡蔡元培曾聯名具保俾出外就醫嗣因羅文幹鄧天錫呈請辭職乃均退保及至昨日宋慶齡蔡元培兩氏忽又在滬擬具保狀再保牛蘭出外同時並加入楊杏佛爲聯署者陳瑛斐斯兩律師亦於昨日再具呈法院要求移轉管轄陳等於晚十一時夜快車赴京即係親向京法院投遞聲請狀至宋蔡楊三氏之保狀亦交陳律師帶赴京法院

漢口訊 何應欽宋子文劉瑞恆十五日上午十時半抵總部與蔣商新關財源增剿匪費等

廈門訊 蔡廷楷十五日晨十時五十分由廈抵漳住閩南醫院黃強毛維壽沈光漢區壽年等偕行將開軍事會議決定剿亦戰略

七月十七日

本埠訊 停戰協定簽字後關於D區日軍之撤退日方一再遲延迭經共同委員會我方委員俞鴻鈞溫應星詰責日當局亦迫於公論決定今日上午十一時正式撤退同時我方接管委員會同市公安局及保安隊等前往布崗接管關於接管D區時及種種進行事宜接管會特於昨日下午四時做聯社召集各局及有關係各團體舉行聯席會議

東京訊 國聯調查委員麥益將軍一行今晚(十六日)九時廿分離東京定明晨由神戶搭秩父丸經青島至北平開調查區初甚樂觀今日日本之野心已作露骨之表示對中日糾紛交涉之前途甚抱悲觀
北平 哈斯十五日電平謂李頓爵士等廿日可抵平

大連訊 日方忽公布韓人暗殺團謀待國聯由營口赴大連時實行投彈則日本大官及國聯調查之要同時可以擊斃決死隊員柳相根接首領□□之命令五月四日單身密入大連住市內玉町滿鐵韓人職員宿舍內等候機會首領□□又派李龍發(七十二歲)之長子李盛元及二子李盛發攜帶炸彈手鎗由滬搭華輪赴營轉入大連交給柳相柳將此炸彈裝於皮箱內隱匿舍內部並謂柳相根被逮時欲開皮箱取彈然經日警阻止遂得無事

山海關 東邊自衛軍迭與于芷山部激戰于部皆不戰而退却自衛軍所向無敵連克連克東豐耀金川濛江各縣濬海路西線全線僅剩二橋餘皆被燬自衛軍分佈沿線現各路軍士氣甚旺正向輝北猛攻以斷鐵路之聯絡而阻日軍進援

香港訊 黃光銳丁紀徐十六日晨乘飛機詔香翰屏十六日晨出發詔關

廈門訊 五十師由漳開一營駐烏石亭一營駐天寶已進天寶之部隊十四日進牛崎頭一二旅十四日由江東入駐漳城西北門外

廈門訊 蔡廷楷靖步驟(一)剿共(二)清匪(三)處置雜色軍(四)助閩人自治建設

路透電十六日香港訊 蔡廷楷調停粵省二陳爭端不日可告功成照目下雙方所允之條件陳策將以海南行政權交與十九路軍亦交十九路軍以供在閩省海濱剿匪之用據廣州半官消息譚啓秀不日將由廣州赴海南代表十九路軍接收該島又現駐海南之陸戰隊七千名亦將開閩助剿匪共陳策與張惠長所管之空軍亦將隸十九路軍此項消息已由廈門方面徵實聞廈門現大有海軍根據地氣象陳策所管之軍艦皆泊該港云

南京訊 牛蘭律師陳瑛斐斯偕楊杏佛抵京十六晨說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續保牛蘭夫婦出外就醫保狀羅文幹鄧天錫經各方勸挽辭意決可打消

南京訊 廿五路總指揮梁冠英部先頭隊十六日抵各肥其總部亦過京赴皖梁定七日離京赴京合肥待命

南京訊 財界某君謂六月份海關入口貿易額約五千萬元出口約九百萬之入超達四千餘萬為空前紀錄滬戰時英居首美次之日第三上月日居第一

北平訊 保定二師停辦學生解散經費由廳另存其受傷四人及被捕三十八人交清宛縣辦理已開除之三十五及留待察看之四十餘生給修業證書

七月十八日

本埠訊 D區日軍昨日上午十一時完全撤退接管委員會派員會同保安隊及公安局警察於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至十時四十分接收布崗十一時在日海軍司令部簽引繼書辦理移交共同委員會美英意三國武官場監視十二時以前完全接收完竣共同委員會接管會以任務終了均將辦理結束

北平電 顧維鈞在北戴河休假二週今日(十七日)已回至天津定夜車赴青島會晤國聯調查團

香港訊 香翰屏電告十六日晚詔關十七日早赴南雄陳濟棠第二軍之四五兩師及獨立第三師王贊斌師編為第二縱隊委香翰屏為第二縱隊長

廣州訊 襲梅關匪敗後圖回信豐被李振球李漢魂張達陳章部及中央軍陳誠部三面圍擊斃匪無算粵軍克大度南雄陳部克康匪向鄧坊新田潰退

香港訊 陳濟棠令陳章甫十八日前派隊接收瓊崖譚啓秀定十九日率陸戰隊離瓊

廈門訊 蔡廷楷對斐律濱華僑代表許友超等表示願在閩組織華僑救國軍一師械由十九路軍撥充餉由華僑供給師長蔡暫自兼為閩人自衛武力俾華僑安心回閩建設許等已電斐磋商

七月十九日

本埠訊 駐滬日軍自停戰協定簽訂後即陸續開始撤兵自五月五日起至前日止所有日兵均已撤退我方組織之撤兵區域接管委員會亦因接管事宜已告完竣故定於本月廿四日結束昨日該會並將D區撤退情形呈報行政院

青島訊 調查團准十九日午到青顧維鈞定十九日晨來青迎候膠路特備專車兩節十八日晚開濟為顧維鈞利用

北平訊 柳河臨江等縣迭被日機轟炸死傷人畜數千財產損失八百餘萬

香港訊 陳濟棠令虎門取消戒嚴令各軍暫緩追擊共匪在粵邊築壘固守

廈門訊 漳州各界十八日晨開會歡迎蔡廷楷蔡誠懇表示為閩除害

南京訊 十八晨汪返京後因問法長文幹法次鄧天錫尚未復職即用電話召羅到寓而促速復職並謂政府必盡力維護法律尊嚴鄧於十八日上午十時羅於十一時先後到部復職最高法院對牛蘭夫婦聲請移轉管轄已定裁不准

七月廿日

濟陽電 關東軍聯絡員石本權四郎由熱河省北票赴朝陽途中十七日下午七時被義軍拉致旋在當場發現其屍體知加害為湯玉麟部下義勇軍同時決意大舉遠征熱河

東京電 日軍出動熱河之部隊已在前線開火形勢頗形重大

北平電 外傳日軍與熱河軍隊在朝陽附近衝突此間尚未得詳細報告當局稱如日軍犯熱河必堅決抵抗在毋助湯玉麟積極進行防禦工作日軍一旦攻熱必愈堅強抵抗北平現尚安靖

天津電 東北軍集結睡河省境復華北形勢又復緊張東北軍炮兵第六旅擬由通州越喜峯口至熱熱河張學良今次似有重大決心命

何桂國特別警戒關內一帶

南京訊 十九日下關水退八寸為十九尺寸較去年最高水標差五尺

南京訊 川軍佔據大金寺後中政府擬對藏和解已諭令蒙藏委員長立還赴西康與藏人言和如藏人不就範則政府將不得已用兵

北平訊 李頓因不適欲乘機來平十九日下午張學良派福特機飛濟往迎二十日晨可到其餘委員及中日代表十九日晚可到北戴河往所已借定

廣州訊 十九日駐海口陸戰隊乘嘉禾等輪離瓊赴閩陳漢光派何寶書團渡河接防

七月二十一日

南京訊 政府方面廿日接熱河電稱十八日下午二時日機五架到朝陽轟炸計落彈三十餘枚機關鎗掃射約半小時死傷人馬數十員匹於二時半飛回

天津訊 張學良十九日在順承王府邀集王樹常作相張學銘等東北將士百餘人開大軍事會議討論熱河問題結果下令東北軍飛行隊準備出動又命步兵兩旅集結密雲縣東北移動部共達七旅黎岳第六旅之一部已向玉田縣開始移動

北平訊 李頓抵平後得悉日機在朝陽大能轟炸朝陽寺方面並有軍事行動聞訊極為震愕候得真相即電國聯

北平訊 李頓借法委員及顧維鈞乘福特二號機二十日上午十一時由濟飛抵清河顧等先下機李頓病不能起由機上擡下送入協和救護車送往德國醫院

北平訊 國聯調查團應美意委員及吉田等均於今晚(二十日)九時乘專車由青抵此秘書等同行抵站時顧維鈞榮臻于學忠等均到站歡迎

北平訊 西甯電海南藏兵十六日晨陷玉樹兩鎮團長馬海蛟禦

敵陣之部屬堅守紅毗藏兵又攻彭古又電玉樹十七日無戰事青海軍一團十八日抵紅毗馬麟調馬仲英馬步青為總預軍

香港訊 政務委員會出白崇禧來粵請入贛統率兩廣剿共軍

南京訊 聞中政府準備談判訂定條約中政府曾屢向暹羅前政府接洽立約事但未成功今暹羅新政府已告成立故中政府擬復申前權

羅馬電 意外務大臣格蘭第司法大臣羅科教育大臣圭里亞諾公國大臣博泰今日遞辭呈意三當予接受現命首相墨索里尼兼任外務大臣與公國大臣羅馬大學院長佛蘭昔為司法大臣容格為財政大臣巴勒摩大學院長歐柯爾任教育大臣

七月二十一日

南京訊 汪廿日下午五時在私邸召外羅朱培德陳儀等對日軍攻熱軍事外交應付辦法有甚詳細討論二十一晨何應欽返京汪續於二拾一日上午九時半電召何羅朱陳暨褚民誼舉行談話會從某方探悉會議結果關於軍事方面自決定急電熱湯誓死抵抗並電蔣迅電張學良加派大軍援助湯氏積極抵抗外交方面決定(一)向日提嚴重抗議(二)電國聯報告暴日最近侵熱情形十一時散會

南京訊 二拾一晚八時京中某機關接報告有朝陽已告失守說

南京訊 日方對總稅務司梅樂和最後警告態度甚強強有不受任何善意解釋說關務當局避日正籌議實行封鎖東北各關辦法預料數目內官方將有重要表示

北平訊 調查團總報告編尚須旬日現正從事整理該團對熱事極注意惟不願作何評論

漢口訊 十九日陷倉子埠赤匪二十日被十軍幹部學生暨工兵營擊潰斃匪三百匪向東北潰竄該埠克復黃陂大定武漢鞏固

漢口訊 咸甯通山附近之匪係孔荷龍部偽第三第十六兩師鎗約三千餘支經十九師陶柳旅及八十二師擊潰後匪仍盤踞高橋市一

帶有反攻威甯裁斷湘鄂路線之企圖

本埠訊 日本使偽國攫奪瀋陽郵局消息傳說不一大連社記者向郵界探得確息瀋陽郵局於本月十五日被偽國實行劫奪瀋陽郵務長巴立地現向滯留東北迫使辦理交代副郵務長劉輝庭則已由瀋陽脫險抵平

成都訊 藏番大部集中甘孜前方蓄意反攻已非一日川庸亦增兵甘孜藏番竟於冬晨分五路進攻以生力軍三千攻雪山嶺又以大部抄襲後方川康軍腹背受敵雪山遂致失守鄧指揮增派援兵奮勇反攻力圖恢復激戰半日始將雪山嶺陣地奪回即乘勝進攻將藏番第一線陣地奪得現暫停前進云

七月二十三日

北平訊 熱河二十日二十一日無衝突北票尚在我軍手中石本失蹤事正在調查日炸朝陽熱當局已向日方交涉據情勢觀測或將不至擴大

南京訊 張學良廿二日下午電京除報告熱河形勢漸趨和外並謂北方各軍自聞朝陽事件發生後下級幹部連日紛紛自動請求出關抗日現準備一切日軍如有異動當親率三軍出殺賊斷不坐視受全國同胞萬世唾罵

天津訊 韓復榘偕石友三廿日晚八時四十分過津省市府全體歡迎王樹常同車赴平韓此來係張電召似有重要協議

東京電 據北海道當局今日接電謂今晨有蘇俄巡海般一艘與日本捕蟹船兩艘在堪察加西海濱外發生衝突聞傷日漁民三人蘇俄方面有無死傷未悉此案似將引起交涉

漢口訊 倉子埠潰匪竄佔黃岡屬之黃土坡劉溪坂圍攻李家集廿二路劉冀峯於十九日由宋埠往援二十日與扼守李家集部隊夾擊三小時匪不支紛向西北東南潰竄

廣州訊 黃光銳電總部飛機隊報信丰匪分兩路退一退玉富一

退南康之背圖回雲都陳濟棠電余漢謀由大庾堵截香翰屏出南雄追擊

本埠訊 財長宋子文氏於前晨由廬山回抵南京後因東北關稅之封鎖及廢兩改之事均須本人到滬辦理已當晚乘海關巡艦峽光號偕周像賢及財部顧問黃純道參事楊炯等來滬

七月二十四日

東京電 據日陸軍省本日接到電報熱河當局關於朝陽第事件向日道歉占領朝陽等之日軍主力廿日撤退至厚防地石本尚未得營救現在搜查中北票線廿日通行火車形勢漸形平靜

漢口訊 二十三日下午二時蔣召漢將帥錢大鈞俞濟時等赴怡和村同時撥剿匪機宜六時蔣乘塞可斯飛機離漢赴溇聞汪羅由京飛溇與蔣討論應付日軍侵熱河辦法

南京訊 外交界廿三日接拉薩息達賴以藏軍在康戰敗將傾全藏軍再侵西康本人已離拉薩前往昌都督戰月內並購大批武器輸送前方補充大批藏兵現正陸續向德格推進企圖一舉再奪甘肅並佔全康大戰不久將爆發

南京訊 前因共黨案解散保定之第二師範決改為鄉村師範另招新生以各縣鄉村青年為重每人擬與地十畝自耕

本埠訊 財長宋子文氏自前日來滬後即於當日召集梅樂和等一度有所諮詢昨日復在本宅召集張福運等會商兩日今日財政問題與滬上各界協商一切云云

七月二十五日

南京訊 熱河問題因日軍日來再進攻表面仍趨平靜據政府某要員談日軍寇熱河處心積慮為時已久近日雖未發生衝突但日軍並未放棄侵熱野心日來日軍調遣頗忙似有於布置完竣後再行進攻之勢正與滬戰時日方要求停戰三日而於調遣援軍後向我方進攻情形相同云云

廈門訊 蔡廷楷剿赤取步步為營策略軍行所到即着手防務工
事留四十九師駐漳訓練負責肅清土匪並在漳以綏靖公署行營辦理
取各種苛捐雜稅計廿種着各包戶尅日取消以蘇民困又令各縣長遂
將所有捐稅名目捐額用途詳報核辦

香港 南雄軍事會議竣廿三日余漢謀飛回大庾李楊敬飛回廣
州傅李漢魏辭獨立三師職共匪現一部竄至安遠一部竄至永定

香港訊 蔣介石電陳濟棠謂中央李明周至柔兩師湘軍王東原
兩帥另贛州馬崑旅等撥余謀謀指揮調遣

日內瓦電 軍縮會議總委員會會期告終當場開軍縮大會討論
延長軍備休戰問題結果決定延長四個月以時計之當於一九三三年
二月滿期屆期大會工作當業已從新開始矣

華盛頓電 參院外交委員長波拉今日(二十三日)以播音無線
電發出其言論主張立即召集世界會議以考慮戰債修正或取消問題
波拉建議此會應辦理賠款債務軍縮恢復金本位平進東方銀價等問
題請凡爾塞和約必須服從良心之主張與公道之要求云

七月二十六日

瀋陽電 張學良伸手及於新國家之壹部份之熱河欲使歸於自
己掌握以為擾亂滿洲國之策源地故集中東北軍進出熱河之策略但
日軍尙取靜觀事態之態度若張學良始終蔑視熱河係新國家之一部
而有行動時決取斷然拒絕排繫之方針

長春電 熱河問題形勢重大張學良命于學忠將領組織三萬抗
日集中於遼熱兩省之境同時又飛機百二十隻向熱河出動張學良
軍與駐屯石門鎮之陸都(澤晉)所率滿軍騎兵隊發生衝突滿洲國要
求日軍向該方面出動

本埠訊 東北郵政自經我方實行封鎖後同時已通知萬國郵聯
會茲悉郵聯會已通令各國查照交通部長黃紹維氏於昨日在南京發
表宣言致中外各方聲明偽國郵票均應作為欠資凡因此不得已之封

銷而發生對於公衆交通之影響其責應由日本負之本市領事署對附
設郵便局已有信吏正惟開日僑尙在進行

漢口訊 蔣廿五日晨八時由滬乘塞可斯機飛漢在王家墩機場
下機返怡和郵休息十時赴總部辦公十一時召秘書職員訓話

本埠訊 廢兩改元問題自財政部長宋子文來滬與本埠中外銀
行界代表續商後對此問題之進行有長足之進展除擬定原則三項外
同時並由政府及中外銀行界合組成立一研究委員會准於明日下午三
時會同銀錢兩業於推定之代表舉行第一次會議正式研究該三項原
則現宋氏因公務已畢有定今晨回京之說

香港訊 應捷艦昨晚在省河焚炸全艦被毀即沉沒一說因炮彈
爆炸一說艦兵吸烟失火斃二人傷六人

七月二十七日

瀋陽電 滿洲國交通部關於郵政閉銷協議之結果今晨滿洲國
派官吏赴郵政管理局以實力接收同時藤原郵務司長於上午八時發
表佈告即時開始郵政事務施行

瀋陽電 三十五日早在朝陽附近中日軍隊有小衝突

日內瓦訊 國聯秘書處頃接顏惠慶博士出送中國政府來電一
件係關於東北郵務事據稱偽國委派田中第日人四名爲郵務監督及
視察員該日人強迫就職并擅發非法郵票中國政府準備採取嚴峻辦
法對付此非法行動云

天津訊 東北第七旅長王以哲頃被任爲熱河自衛義勇軍總指
揮由東北軍第七八十六及騎兵第四炮兵第六各旅選拔兵士二千八
二十四日開往承德日方因王以哲曾於滿案發生當初抵抗日軍今赴
熱河方面恐發生問題加緊警備

廈門訊 陳慶雲二十五日午率瓊州陸戰隊四團乘廣平海勝嘉
禾三輪抵廈泉嵩嶼海面二十六日可登陸入漳

北平訊 西甯電達賴以五代本兵力由德格反攻金寺並登尼泊

爾出兵應二十日起有戰事又藏番決分四路犯川

七月二十八日

南京訊 東北郵員入關者概遣逮捕潘部長柏娛第表示不與日方合作日方現將樂件由大連日郵局轉遞國外則由長春日郵局轉寄爾局均名國際郵局華府會議後盼經取消現吉黑郵局均被監視錦州郵局亦被接收並將青島設日郵辦事處上海日僑備設郵便局

南京訊 日開議通過在東三省設總司令兼全權代表乃侵略東省進一步表示而為吞併東省先聲外部以總司令而兼外交全權代表不啻承認叛組織破壞我領土主權獨立完整日內決向日提抗議

本埠訊 越界築路草案工部局與市政府會迭經協商工部局董事會亦已兩次討論草案全文現尙有三點經二次修改仍未能接近昨日下午四時半工部局董事會第三次討論該草案問題×工部局總裁費信惇昨日上午為我方修正案將於下月提出討論特再訪俞鴻鈞先事洽商云

香港訊 譚啓秀部奉蔡廷鍇命開閩二十八日由韶乘車回廣州赴閩

阿真廷京城電 今日報載玻璃維亞京城訪電據稱巴拉圭及玻璃維亞兩國因葛蘭岔口邊境之糾紛或將交戰傳玻璃維亞陸軍總動員可於八月六日完畢是日將對巴拉圭正式宣戰

七月二十九日

本埠訊 東北郵政封鎖事件昨日郵政總局接得驚人消息關外郵員不能入關內因日方阻止甚嚴不發護照且有哈爾濱之吉黑區管理局全體郵務職工千餘人竟被日方用武力威迫辦公不得離哈形如扣留我方郵政司長已定昨夜自京來滬與黃乃樞等會商應付辦法日郵第一批已由大連輪於昨日晨帶往東北刻滬上之日郵便仍在積極活動

東京電 中國公使蔣作賓氏日上午十一時往訪外務省內田外

相關於滿洲郵政問題提出抗議

錦州訊 昨日下午三時日本谷某隊在奉山線錦州西南飲馬河附近致張學良系義勇軍亭桂林部千餘發生衝突激戰之結果日軍戰死六名重傷四名現尙在繼續抵抗中

天津訊 駐朝鮮日本陸空軍一混成旅兩帥現奉日陸軍部命令部動員開赴東三省

漢口訊 鄂東郵政助部赤匪擴充兩偽軍師改為軍團改為師現又反攻麻城距縣城僅拾里此間已令郝師馳援

廣州訊 陳濟棠以信丰三南匪格退電蔡廷鍇派隊協剿蔡復謂沈光漢師抵龍巖分二路一趨尋鄧錫門嶺一赴連城長門鎮出贛北請飭潮梅軍會師陳已電黃任寰黃質文向贛急進

廈門訊 六十師先頭部隊抵適中現共匪已解圍退去

南京訊 川康邊防軍劉文輝部與藏軍在擴洛埃激戰藏軍憑險固守聞達賴受藏方新派主使將由拉薩至察本多指揮作戰云

成都訊 劉文輝奉參謀本部電告據印使總領事呈報西藏民軍調駐康邊並向印度政府購買武器子彈足見藏番野心未死劉已轉電前線嚴防

本埠訊 財長宋子文氏本定於昨晨由京飛滬謁蔣委員長報告在滬接洽廢兩改元及其他財政問題經過但宋氏函封銷東北海關問題業經中政會議過出待實行於昨晨六時由京乘坐塞可斯號飛機於八時抵滬

七月三十日

南京訊 汪精衛二十八日夜接張學良來電稱朝陽電話仍不通前方情勢仍在嚴重狀態中二十九日行政會議席上汪將來電提出報告並加討論當以張此次正在召集華北將領會商禦侮計畫俟會晤有結果報告中央後再議整頓辦法

香港訊 陳濟棠決對贛匪取攻勢以李漢魂任中路指揮率所部

一師及繆培南師由水口向信丰推進香翰屏及右翼指揮率二軍全部及王贊斌師由南雄斜出三南余漢謀任左翼指揮率一軍全部由上猶崇義出擊陳章旅留防南始東江方面暫取守勢大戰重心將在右路三南一帶李楊敬二十九日來港轉汕鎮攝

本埠訊 關於東北郵政封鎖事件交通部郵政司長林實於昨晨來滬與郵政總局黃乃樞等會商應付偽國及日本設郵使事現平津日僑已在進行組織郵政局至遼瀋區之郵政員工由巴立地郵務長與日方再三商議已允由偽國發給護照入關

廈門訊 十九路軍已由適中再向龍巖推進赤匪將棄汀龍入贛總機關早由長汀移瑞金

七月三十一日

華盛頓訊 今日美國國務院公布關係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八年美國與日本俄國交文件多種該項文件係前此秘而未宣者據該文件在已故威爾遜總統任內之國務卿藍辛氏曾通知日本稱美國深知覺日本在北滿東外貝加爾區域之專利權然以引起美國責備日本之徒知利已藍辛氏並曾稱此種專利積極與美國政府協助俄國及對於中國之見解相衝突

南京訊 張學良電軍委員會謂熱河形勢緩和現日軍已過歸原地吾軍佈置亦極週密如再來犯決全力抵抗與熱共存亡

南京訊 宋財長今日聲稱七月底到期日本應得之庚子賠款暫行停付因日本破壞國際協定扣留中政府抵付債款與賠款之東三省稅收為數甚鉅

南昌訊 四軍由樟樹開抵吉安剿赤駐吉陳誠部掃數向贛州推進樟樹由保安隊接防

恆 順 信 託 公 司

營 業 要 目

信 託 部

收存信託款項及其營運買賣介紹或承募公債股實公
司債票及其他有價證券

房地產之買賣介紹及經租財產之保管經理及會計

保險業務

堆棧業務

其他信託業務

銀 行 部

各種存款

各種押放款及保種放款

各種匯款

押匯

期票貼現及票據購入

生金銀之買賣

代理收解款項

副 理 劉子康 地 址

本 公 司 經 理 陳桂堂 營 業 室

襄 理 王永鐘 經 理 室

上海天津路
五百十九號

電話一〇六

電話一四七
八四號

啓新洋灰有限公司

國產馬牌洋灰

兼售洋灰花磚大方磚

各支部店

西部 漢口法租界寶華里四號
 電報掛號六〇〇六
東部 瀋陽商埠地土緯路
 電報掛號二四五〇
南部 上海愛多亞路卅八號三樓
 電報掛號三五〇〇



商標註冊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電報掛號〇七九六
 工廠 河北唐山鎮南
 上海公售處 花磚廠南市王家碼頭
 大街
 國內及南洋各大商埠均裏轉銷處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中國實業銀行

資本 國幣五百萬元
公積 國幣八十二萬八千元
特權 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
業務 經營銀行一切業務
儲蓄 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保險 附設永甯水火保險行
總行 天津英租界領事道四號
上海分行 北京路三八號
上海儲蓄部 南京路三五五—三五七
虹口支行 北四川路一三〇〇號
西區支行 靜安寺號七八四號
南市支行 東門路九三號
法租界支行 西新橋五六三號
各埠 南京 揚州 鎮江 通州
 蕪湖 安慶 青島 濟南
 大連 遼甯 蘇州 無錫
 常熟 杭州 北平 天津
 唐山 秦皇島 漢口 九
 行 江 南昌 長沙 威海衛
 哈爾濱 甯波